

朱子語類

七十九書

□ 13
2939
27



2939
27

重銀朱子語類卷七十八

尚書一

綱領

至之問書斷自唐虞以下謂是孔子意曰也不可知且如
 三皇之書言大道有何不可便刪去五帝之書言常道
 有何不可便刪去皆未可曉道夫。以下
 陳仲蔚問三皇所說甚多當以何者為是曰無理會且依
 孔安國之說五帝以為天皇地皇人皇而伏羲神農黃
 帝堯舜為五帝却無高辛顓頊要之也不可便如此說
 且如歐陽公說文王未嘗稱王不知九年大統未集是
 自其年數起且如武王初伐紂之時曰惟有道曾孫周
 王發又未知如何便稱王假謂史筆之記何為未即位

語類

卷七十八

去五味均平藏



之前便書為王且如太祖未即位之前史官只書殿前
都點檢安得便稱帝耶是皆不可曉又問歐公既作帝
王世次序闕史記之誤果是是否曰是皆不可曉昨日得
鞏仲至書潘叔昌託討世本向時大人亦有此書後因
兵火失了今亦少有人收得史記又皆本此為之且如
孟子有滕定公及世本所載則有滕成公滕考公又與
孟子異皆不可得而攷前人之誤既不可攷則後人之
論又以何為據耶此事已釐革了亦無理會處義剛○
問三皇當從何說曰只依孔安國之說然五峯又將天
地人作三皇義農黃唐虞作五帝云是據易繫說當
如此要之不必如此且如歐公作泰誓論言文王不稱
王歷破史遷之說此亦見得史遷全不是歐公全不是
泰誓有惟九年大統未集之說若以文王在位五十年
之說推之不知九年當從何數起又有曾孫周王發之

說到這裏便是難理會不若只兩存之又如世本所載
帝王世系但有滕考公成公而無文公定公此自與孟
子不合理會到此便是
難曉亦不須枉費精神

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征泰誓武成罔命微
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
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
如當時誥命出於史官屬辭須說得平易若盤庚之類
再三告戒者或是方言或是當時曲折說話所以難曉
人傑○以下
論古今文
伏生書多艱澁難曉孔安國壁中書却平易易曉或者謂
伏生口授女子故多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
語已皆如此不可曉倘問如史記引周書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之類此必非聖賢語曰此出於老子疑當時自

有一般書如此故老子五千言皆緝綴其言取其與己
意合者則入之耳憫

周林少穎說盤誥之類皆出伏生如何曰此亦可疑蓋書
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乃伏生口傳古文乃壁中之書烏
謨說命高宗彤日西伯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者皆古
文况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
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
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大雅

伯豐再問尚書古文今文有優劣否曰孔壁之傳漢時却
不傳只是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
龜錯以伏生不曾出其女口授有齊音不可曉者以意
屬成此載於史者及觀經傳及孟子引享多儀出自洛

誥却無差只疑伏生偏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然有
一說可論難易古人文字有一般如今人書簡說話雜
以方言一時記錄者有一般是做出告戒之命者疑盤
誥之類是一時告語百姓盤庚勸諭百姓遷都之類是
出於記錄至於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罔命之屬或出當
時做成底詔告文字如後世朝廷詞臣所為者然更有
脫簡可疑處蘇氏傳中於乃洪大誥治之下略考得些
小胡氏皇王大紀考究得康誥非周公成王時乃武王
時蓋有孟侯朕其弟小子封之語若成王則康叔為叔
父矣又其中首尾只稱文考成王周公必不只稱文王
又有寡克之語亦是武王與康叔無疑如今人稱弟兄
之類又唐叔得禾傳記所載成王先封唐叔後封康叔

決無姪先叔之理，具才老又考究梓材，只前面是告戒其後都稱王，恐自是一篇不應王告臣下不稱朕而自稱王耳。兼酒誥亦是武王之時，如此則是斷簡殘編，無遺漏。今亦無從考正，只得於言語句讀處有不可曉者闕之。又問壁中之書不及伏生書，否曰：如大禹謨，又却明白條暢，雖然如此，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也。然亦疑孔壁中或只是畏秦焚坑之禍，故藏之壁間，大槩皆不可考按家語後云孔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藏射所藏尚書於孔子舊堂壁中又漢記尹敏傳云孔

伯豐問尚書未有解曰：便是有費力處，其間用字亦有不

其女只授有不曉其言以意屬讀，然而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出於伏生，便有難曉處，如載采采之類，大禹謨便易曉，如五子之歌，微征有甚難記，却記不得，至如泰誓武成皆易曉，只牧誓中便難曉，如五步六步之類，如大誥康誥夾着微子之命，復王之時，問命君牙，易曉到呂刑亦難曉，因其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

包顯道舉所看尚書數條，先生曰：諸誥多是長句，如君奭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間，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注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遠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

曉顯道曰商書又却較分明曰商書亦只有數篇如此
盤依舊難曉曰盤却好曰不知怎生地盤庚抵死要遷
地遷那都若曰有水患也不曾見大故為害曰他不復
更說那事頭只是當時小民被害而木姓之屬安於土
而不肯遷故說得如此曰大桀伏生所傳許多皆替來
難曉分明底他又却不曾記得不知怎生地顯道問先
儒將十一年十三年等合九年說以為文王稱王不知
有何據曰自太史公以來皆如此說了但歐公力以為
非東坡亦有一說但書說惟九年太統未集予小子其
承厥志却有這一箇痕瑕或推泰誓諸篇皆只稱文者
至武成方稱王只是當初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
也只是羈縻那事体自是不同了義剛

書有兩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其恐如盤庚周誥多
方多士之類是當時召之來而面命之面教告之自是
當時一類說話至於旅契畢命微子之命君陳君牙罔
命之屬則是當時修其詞命所以當時百姓都曉得者
有今時老師宿儒之所不曉今人之所不曉者未嘗不
當時之人却識其詞義也道夫
書有易曉者恐是當時做底文字或是曾經修飾潤色來
其難曉者恐只是當時說話蓋當時人說話自是如此
當時人自曉得後人乃以為難曉爾若使古人見今之
俗語却理會不得也以其間頭緒多若去做文字時說
下盡故只直記其言語而已廣

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

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

典謨之書恐是曾經史官潤色來如周誥等篇恐只似如今榜文曉諭俗人者方言俚語隨地隨時各自不同林少穎嘗曰如今人即日伏惟尊侯萬福使古人聞之亦不知是何等說話又傑

尚書中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咬殺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時舉

安鄉問何緣無宣王書曰是當時偶然不曾載得又問康王何緣無詩曰其切以昊天有成命之類便是康王詩而今人只是要解那成王做王業後便不可曉且如左傳不明說作成王詩後韋昭又且費盡氣力要解從那王業上去不知怎生地義剛

道夫請先生點尚書以幸後學曰某今無工夫曰先生於

書既無解若更不點則句讀不分後人承舛聽說卒不足見帝王之淵懿曰公豈可如此說焉知後來無入道夫再三請之曰書亦難點如大誥語句甚長今人却都碎讀了所以曉不得其當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為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又曰書疏載在旋璣玉衡處先說箇天今人讀者亦無甚緊要以其觀之若看得此則亦可以粗想象天之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遲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道夫尚書法讀

或問讀尚書曰不知且讀大學若尚書却只說治國平天下許多事較詳如堯典克明峻德親九族至黎民於變

這展開見多少舜典又詳

賀孫

問致知讀書之序曰須先看大學然六經亦皆難者所謂
 聖人有鄭書後世多燕說是也如尚書收拾於殘闕之
 餘却必要句句義理相通必至穿鑿不若且看他分明
 處其他難曉者姑闕之可也程先生謂讀書之法當平
 其心易其氣闕其疑是也且先看聖人大意未須便以
 已意參之如伊尹告太甲便與傅說告高宗不同伊尹
 之言諄切慤到蓋太甲資質低不得不然若高宗則無
 許多病痛所謂贖于祭祀時謂弗欽之類不過此等小
 事爾學者亦然看得自家病痛大則如伊尹之言正用
 得着蓋有這般病須是這般藥讀聖賢書皆要依之於
 已每如此讀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曾他書亦須大心曾方讀得如
 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學自格物
 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克
 典自克明後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本
 小大分命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本底心曾
 如何了得賀孫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明者讀之聲訛者且
 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理堯之所
 以為君舜之所以為臣臯陶稷契伊傅輩所言所行最
 好紬繹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讀
 讀尚書只揀其中易曉底讀如書三百有六句有六日以

閏月定四時成歲此樣雖未曉亦不緊要節

二典三謨其言與雅學者未遽曉會後面盤誥等篇又難
看且如商書中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
心修身處雖為入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宜取細讀極
好今人不於此等處理會却只理會小序某看書小序
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
會他本義未得且如舉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
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舉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
故稱申字係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舉陶謨而思
日贊贊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俞帝予何
言予思日夜夜相連申之二字便見是舜令禹重言之
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

本意也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是內外交相養法
事在外義由內制心在內禮由外作銖問禮莫是攝心
之規矩否曰禮只是這箇禮如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
之類皆是也又曰今學者別無事只要以心觀衆理理
是心中所有常存此心以觀衆理只是此兩事耳銖
問可學近讀何書曰讀尚書曰尚書如何看曰須要考歷
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
不若求聖人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
以事君且如湯誓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孰讀豈不
見湯之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須着意解者不
如仲誥太甲諸篇只是熟讀義理自分明何俟於解如
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謨諸篇辭稍雅奧亦須略解若

如盤庚諸篇已難解而康誥之屬則已不可解矣昔白伯恭相見語之以此渠云亦無可闕處因語之云若如此則是讀之未熟後二年相見云誠如所說

問讀尚書欲哀諸家說觀之如何先生歷舉王蘇程陳林少穎李牧易十餘家解訖却云便將眾說看未得且讀正文見箇意思了方可如此將眾說看書中易曉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了亦要何用如周誥諸篇周公不過是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語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又曰有功夫時更宜觀史必大語德粹云尚書亦有難看者如微子等篇讀至此且誌微

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其他皆然若其末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可李

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龜枝大葉今書序細賦只似六朝時文字小序斷不是孔子做義剛論孔序漢人文字也不喚做好却是龜枝大葉書序細弱只是魏

晉人文字陳同父亦如此說尚書注并序某疑非孔安國所作蓋文字善固不類西漢人文章亦非後漢之文或言趙岐孟子序却自好曰文字繁氣悶人東漢文章皆然備

尚書決非孔安國所註蓋文字固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帝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龜處決不如此因善也如書序做得善弱亦非西漢人文章也卓

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托安國為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今觀序文亦不類漢文章漢時文字麤魏晉間文字網如孔叢子亦然皆是那一時人所為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前漢文字甚次第司馬遷亦不曾從安國授尚書不應有一文字軟即當批後漢人作孔叢子者好作偽書然此序亦非後漢時文字後漢文字亦好揚

孔氏書序不類漢文似李陵答蘇武書因問董仲舒三策文氣亦弱與晁賈諸人文章殊不同何也曰仲舒為人寬緩其文亦如其人大抵漢自武帝後文字要入細皆與漢初不同必大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義剛

孔安國解經最亂道看得只是孔叢子等做出來孔傳論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此毛公詩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儒訓釋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百千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魚小序皆可疑堯典一篇自說堯一代為治之次序至讓于舜方止今却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見一代政事之終始却說歷試諸難是為要受讓時作也至後諸篇皆然况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况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大雅

尚書小序不知何人作大序亦不是孔安國作怕只是撰孔叢子底人作文字軟善西漢文字則麤大論小序

書小序亦非孔子作與詩小序同廣

書序是得書於屋壁已有了想是孔家人自做底如孝經序亂道那時也有了書

書序不可信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只似後漢末人又書亦多可疑者如康誥酒誥二篇必定武王時書人只被作洛事在前感之如武王稱寡人朕其策却甚正梓材一篇又不知何處錄得來此與他人言皆不領嘗與陳同甫言陳曰每常讀亦不覺今思之誠然

徐彥章問先生却除書序不以冠篇首者豈非有所疑於其間耶曰誠有可疑且如康誥敘述文王不魯說及武王只有乃寡兄是說武王又是自稱之詞然則康誥是

武王誥康叔明矣但緣其中有錯說周公初基處遂序者以為成王時事此豈可信徐曰然則殺地武王既以封武庚而使三叔監之矣又以何處封康叔曰既言以殷餘民封康叔豈非封武康之外將以封之乎又曾見吳才老辨梓材一篇云後半截不是梓材錄其中多是勉君乃臣告君之詞未嘗如前一截稱王曰又稱汝為上告下之詞亦自有理世祖

或問書解誰者最好莫是東坡書為上否曰然又問曰若矣之簡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廣諸家解

東坡書解却好他看得文勢好李家蒙東坡書解文義得處較多尚有粘滯是未盡透徹據諸家注解其說雖有亂道若內只有一說是時亦須還它

底是尚書句讀王介甫蘇子瞻整頓得數處甚是見得
古注全然錯然舊看郭象解莊子有不可曉處後得呂
吉甫解看却有說得文義的當者皆

因論書解必大曰舊聞一士人說注疏外當看蘇氏陳氏
解曰介甫解亦不可不看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
解且只得從他說但一段訓話如此說得通至別一段如
此訓話便說不通不知何如必大

荆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然有不可強通處今姑釋其可
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荆公穿鑿他却有如此處若後來
人解書又却須要解盡廣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詩書是後來作底卻不好
如書說聰明文惠便要牽就五事上說此類不同錄因

問世所傳張綱書解只是祖述荆公所說或云是閩中
林子作果否曰或者說如此但其家下孫自認是它
作張綱後來作參政不知自認與否孫自認之說當
見注玉山駁張綱譏文定奏狀畧云一行狀云公讀論
經上自尤精於書著為論說探微索隱無一不與聖人契
世號張氏書解臣竊以王安石訓釋經義穿鑿傳會專
以濟其刑名法術之說如書義中所謂敢於殲戮乃以之
義民忍威不可詆凶德不可忌之類皆害理教不可以
訓綱作書解極拾安石緒餘敷衍而潤飾之今乃謂其
言無一不與聖人契此豈不
厚誣聖人錄

先生因說古人說話皆有源流不是胡亂荆公解聰明文
思處章谷洪範之五事此却是穿鑿如小旻詩云國維
靡止或聖或否民維靡止或哲或謀或肅或文却合洪
範五事此人徃徃會傳箕子之學劉文公云人受天地

言類
卷之七
之中以生等語亦是有師承不然亦必曾見上世聖人之遺書大抵成周時於王都建學盡收得上世許多遺書故其時人得以觀覽而剽聞其議論當時諸國想亦有書若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但此王都差少耳故孔子看了魯國書猶有不足得孟僖子以車馬送至周入平城見老子因得徧觀上世帝王之書意胡安定書解未必是安定所注行實之類不載但言行錄上有少許不多不見有全部專破古說似不是胡平由意又間引東坡說東坡不及見安定必是偽書曾彦和熙豐後人解禹貢林少穎吳才老甚取之振林書盡有好處但自洛誥已後非他所解福道胡氏闢得吳才老解經亦過當才老於考堯上極有工夫

只是義理上自是看得有不仔細其書解徽州刻之答李經叔李伯紀丞相第解書甚好亦善攷證振呂伯恭解書自洛誥始某問之曰有解不去處否曰也無及數日後謂某曰書也是有難說處今只是強解將去爾要之伯恭却是傷於巧道去向在魏湖見伯恭欲解書云且自後面解起今解至洛誥有印本是也其文甚闊熟某嘗問伯恭書有難通處否伯恭初云亦無甚難通處數日問却云果是有難通處答問書當如何看曰且看易曉處其他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甚衆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也時舉

先生云曾見史丞相書否劉云見了看他說昔在二字其說甚乖曰亦有好處劉問好在甚處曰如命公後衆說皆云命伯禽爲周公之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矣一言便見得是周公且在後之意卓薛士龍書解其學問多於地名上有干夫當

堯典

問序云聰明文思經作欽明文思如何曰小序不可信問恐是作序者見經中有欽明文思遂改換欽字作聰字否曰然人傑若猶古帝堯作書者叙起振林少穎解放勲之放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放比之程氏說爲優廣

安安只是箇重疊字言堯之聰明文思皆本於自然不出

於勉強也允則是信實克則是能廣

安安若云止其所當止上安字是用下安字是體成性存存亦然又恐只是重字若小心翼翼安安存存亦然皆得振

允恭克讓從張綱說謂信恭能讓作書者替詠堯德如此

明德

允恭克讓程先生說得義理亦好只恐書意不如此程先生說多如此詩尤甚然却得許多義理在其中振格至也格于上下上至天下至地也廣

克明俊德是明明德之意德明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廣

語類

卷之十一

十一

克明俊德只是明己之德詞意不是明俊德之士振顯道問克典自欽明文思以卜皆說堯之德則所謂克明俊德者古注作能明俊德之人以有理曰且看文勢不見有用入意又問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說者或謂大錄萬機之政或謂登封太山二說如何曰史記載使舜入山林烈風雷雨弗迷其道當從史記人傑任道問克典以親九族說者謂上至高祖下至元孫林少穎謂若如此只是一族所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母族與姨母之家妻族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畫宗族圖可見人傑

九族且從古注克明德是再提起堯德來說百姓或以為民或以為百官族姓亦不可致姑存二說可也釐則訓治釐降只是他經理二女下降時事爾廣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然亦不必如此泥但其所親者皆是胤子朱做冊朱說甚好然古有胤國堯所舉又不知是誰餘極而禹為之用聖人大公無毫髮之私禹亦自知父罪當然振乎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則合天下之民言之矣與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噉百姓之類若是國語中說百姓則多是指百官族姓廣百姓畿內之民非百官族姓也此家齊而後國治之意百姓昭明乃三綱五常皆分曉不黷突也人傑

百姓昭明百姓只是畿內之民昭明只是與它分別善惡
 辨是非與非以上下文言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
 問孔傳云百官族姓程子謂古無此說呂刑只言官百姓
 姓後有百姓不親王百姓皆言民豈可指為百
 官族姓後漢書亦云部刺史職在辨章百姓宣美風俗
 辨章即平章也過又云族姓亦不可不明先生只曰未
 曾如此思量過

克舜之道如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之類皆是幾時只
 是安坐而無所作爲夔孫

義和即是那四子或云有義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義剛
 義和主曆象校時而已非是各行其方之事德明

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炎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

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土之事可考其成程氏王氏兩
 說相兼其義始備唐

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
 以見三辰之所在廣

古字宅度通用宅隅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
 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望唐

問寅賓出日寅餞納日如何曰恐當從林少穎解寅賓出
 日是推測日出時候寅餞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十

圭之法是也陽谷南交味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
 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

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則求之於日星鳥
 則求之於夜厥民析因夷隲非是使民如此民自是如

此因者因其析後之事夷者萬物收成民皆優逸之意
學尾至離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如今曆書記鳴鳩拂
羽等事程泰之解陽谷南交昧谷幽都以為築一臺而
分為四處非也古注以為羲仲居治東方之官非也若
如此只是東方之民得東作他處更不耕種矣兩方之
民享西成他方皆不歛獲矣太抵羲和四子皆是掌曆
之官觀於咨汝羲暨和之辭可見敬致乃冬夏致日春
秋致月是也春秋分無日景夏至景短冬至景長人傑
平秩東作之類只是如今穀南芒種之節候爾林之類作
萬物作之作說即是此意 廣
東作只是言萬物皆作當春之時萬物皆有發動之意與
南訛西成爲一類非是念民耕作羲仲一人東方甚廣

如何管得許多 德明
敬致只是冬夏致日之致寅賓是賓其出寅饑是饑其入
敬致是致其中北方不說者北方無日故也 廣
朔易亦是時候歲亦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在祭也
廣
堯典云暮三百六旬有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
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
分度之一也 大雅
自疇咨若時登庸到篇末只是一事皆是為禪位設也一
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
繇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 廣
伯恭說子朱啟明之事不是此乃為放齊讎欵堯問疇咨

若時登庸放齊不應舉一箇明於為惡之人此只是放齊不知子朱之惡失於薦揚耳德明

包顯道問朱先稱啓明後又說他罷訟恐不相協曰便是

放齊以白為黑變孫錄云問啟明與罷訟相反靜言廣

驢嘴以白為黑以非為是所以舜治他但那人也是崎

嶢且說而今暗昧底人解與人健訟不詳惟其啓明後

方解罷訟又問堯既知絲如何尚用之曰絲也是有才

智想見只是狠拗自是所以弄得恁地狠當所以楚辭

說絲嫵直以去身必是他去治水有不依道理處壞了

人多弄八九年無收殺故舜殛之義剛。變

共工驩兜看得來其過惡甚於放齊胤子朱廣孫錄畧

儀功亦非灼然知是為見功亦且是依古注說亦破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之類都不成文理不可曉

象恭滔天滔天二字羨因下文而誤廣

四岳只是一人四岳是總十二牧者百揆是總九官者義剛

問四岳是十牧之長否曰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則百

揆是朝廷官之長四岳乃管領十二牧者四岳通九官

十二牧為二十有二人則四岳為一人矣又克咨四岳

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堯欲以天下與四人也又周

官一篇說三公六卿甚分曉漢儒如楊雄鄭康成之徒

以至晉杜元凱皆不曾見直至東晉此書方出伏生書

多說司馬司空乃是諸侯三卿之制故諸諸侯多引此

顧命排列六卿甚整齊太保奭冢宰芮伯冢宰彤伯冢宰

公衎衛侯司毛公司疏中言之甚詳康誥多言刑罰事
為司寇也大保畢公毛公乃以三公下行六卿之職三
公本無職事亦無官屬但以道義輔導天子而已漢却
以司徒司馬司空為三公失其制矣人傑大錄別代
正淳問四岳百揆曰四岳是總在外諸侯之官百揆則總
在內百官者又問四岳是一人是四人曰汝能廣命巽
朕位不成讓與四人又如咨二十有二人乃四岳九官
十二牧尤見得四岳只是一人因言孔壁尚書漢武帝
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楊雄趙岐杜預
諸儒悉不曾見知周官乃孔氏書說得三公三孤六卿
極分明漢儒皆不知只見伏生書多說司徒司馬司空
遂以此為三公不知此只是六卿之半武王初是諸侯

故只有此三官及其他篇說此三官者皆是訓誥諸侯
之詞如三郊三遂亦是用天子之半伏生書只顧命排
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為伯彤伯畢公衛
侯毛公召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為伯彤伯衛侯是三
孤太保是冢宰為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
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傳保王者無職事官
屬却下行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必大
異哉是不用亦可試可乃已言試而可則用之亦可已而
已之也廣
堯知縣不可用而尚用此等事皆不可曉當時治水事甚
不可曉且如滔天之水滿天下如何用工如一處有一
處無尚可既洪水滔天不知如何掘地注海今水深三

尺便不可下，如水流，其大則流得幾時，便自然成道，亦不用治。不知禹當時治水之事如何。

庸命方命之命，皆謂命令也。庸命者言能用我之命以異朕位也。方命者言止其命令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猶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為人，悻戾自用，不聽人言，語不受人教令也。廣

先儒多疑舜乃前世帝王之後，在堯時不應在側陋。此恐不然。若漢光武只是景帝七世孫，已在民間耕稼了，况上古人壽長，傳數世，後經歷之遠，自然有微而在下者。廣

孫承東萊說亦好。曾氏是曾彥和自有，一本孫曾書解，孫是孫懲。廣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皆堯之言。釐降二女于濞，乃堯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說廣

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此堯之言。釐降二女于濞，乃堯之詞。言堯以女下降於舜，爾帝曰：欽哉，是堯戒其二女之詞。如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也。若如此說，不解亦自分明。但今解者便添入許多字了。說廣

五禮如五罪，卒乃復。文當次第如此。象以典刑，是正刑。官大，辟象猶縣象，魏之象畫之，令人知之。流宥五刑，正刑有疑似及可憫者，鞭笞官刑，朴作教刑，鞭朴皆刑之。金作贖刑，鞭朴小刑。金以金贖之，正刑則只是流，無贖法。

是流無贖法。皆災肆赦，過誤可憫，雖正姑終。

詩經

賊刑情終者則賊刑必大

嬪于虞帝曰欽哉堯戒女也振

舜典

東萊謂舜典止載舜元年事則是若說此是作史之歟則不然焉知當時別無文字在廣

舜典自虞舜側微至乃命以位一本無之直自堯典帝曰欽哉而下接起慎徽五典所謂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也玄德難曉書傳中亦無言玄者今人避諱多以玄為元甚非也如玄黃之玄本黑色若云元黃是子畏於五之類也舊來頌降避諱多以玄為真字如玄真作真字玄武作真武伯豐問既諱黃帝名又諱聖祖名如何曰舊以聖祖為入皇中之一黃帝自是天降而生非少典

之子其說虛誕益難憑信也人傑

濟哲文明温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

濟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者易

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廣

濟哲文明温恭允塞是八德問微五典是使之掌教納于

百揆是使之宅百揆賓于四門是使之為行人之官納

大麓恐是為中虞之官曰若為山虞則其職益卑且合

從史記說使之入山雖遇風雨弗迷其道也人傑

納于大麓當以史記為據謂如治水之類弗迷謂舜不迷

於風雨也若主祭之說某不敢信且雷雨在天如何解

迷仍是舜在土祭而乃有風雷之變豈得為好義剛

烈風雷雨弗迷只當如太史公說若從土祭說則弗迷二

詩經

卷之八

十一

字說不得弗迷乃指人而言也廣

堯命舜曰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則是不居其位也其曰受終于文祖則是攝行其事也故舜之攝不居其位不稱其號只是攝行其職事爾到得後來舜遜于禹不復言位止曰摠朕師爾其曰汝終陟元后則今不說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者但率百官如舜之初爾廣舜居攝時不知稱號謂何觀受終受命則是已將天下分付他了廣

堯舜之廟雖不可考然以義理推之堯之廟當立於丹朱之國所謂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禮記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伊川以為可疑方子

書正義璿璣王衡處說天體極好闕祖

在璿璣王衡以齊七政注謂察天文審已當天心否夫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當先理會者故從此理會去廣

類只是祭天之名其義則不可曉與所謂旅上帝同皆不可曉然決非是常祭廣

問六宗自古注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祭即祭法中所謂祭時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者如此說則先祭上帝次禮六宗次望山川然後徧及群神次序皆順問五峯取張髦昭穆之說如何曰非唯用改易經文兼之古者昭穆不盡稱宗唯祖有功宗有德故云祖文王而宗武王且如西漢之廟唯文帝稱太宗武帝稱世宗至

唐廟乃畫稱宗此不可以為據唯

問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群牧瑞瑞于群后恐只是玉

畿之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如

何曰不當指殺王畿如顧命太保率東方諸侯畢公率

西方諸侯不數日間諸侯皆至如此之速人傑

汪季良問望裡之說曰注以至子岱宗柴為句某謂當以

柴望秩于山川為一句道夫

協時月正日只是去會同其時日月爾非謂作曆也每遇

巡狩凡事理會一遍如文字之類廣

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一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

後舊說皆云如五器則只是諸侯五主之器初既輯之

至此禮既畢乃復還之看來似不如如此恐書之文顛倒

了五器五禮之器也五禮者乃吉凶軍賓嘉之五禮凶

禮之器即是衰絰之類軍禮之器即是兵戈之類吉禮

之器即是簋盞之類如者亦同之義言有以同之使天

下禮器皆歸於一其又當作五帛二生一死贊同

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言諸侯既朝之後方

始同其律度量衡修其五禮如其五器其事既卒而乃

復還也子蒙

問修五禮吳才老以為只是五典之禮唐虞時未有吉凶

軍賓嘉之名至周時方有之然否曰不然五禮只是吉

凶軍賓嘉如何見得唐虞時無此因說舜典此段疑有

錯簡當云肆觀東后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協時月正

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如者齊一之義

卒乃復者事畢復歸也非謂復歸京師只是事畢還歸
故亦曰復前說班瑞于羣后則是還之也此二句本橫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乃倒文當云肆覲東后三帛生一死
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如五器卒乃復五
器謂五禮之器也如周禮大行人十一年同數器之謂
如即同也卒乃復言事畢則回之南岳去也又曰既見
東后必先有贊見了然後與他整齊這許多事一遍廣
問贊用生物恐有飛走曰以物束縛之故不至飛走義剛
卒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贊為復也義剛
汪季良問五載一巡狩還是一年徧歷四方還是止於一
方曰恐亦不能徧問卒乃復曰說者多以爲如五器輯
五瑞而卒復以還之其恐不然只是事卒則還復爾爾

可幾問古之巡狩不至如後世之千騎萬乘否曰今以
左氏觀之如所謂國君以琮卿以旅國君則以千五百
人衛正卿則以五百人從則天子亦可見矣可幾曰春
秋之世與茹茨土堦之時莫不同否曰也不然如黃帝
以師爲衛則天子衛從亦不應大段寡弱也道夫
或問舜之巡狩是一年遍四岳否曰觀其未後載歸格
于藝祖用特一句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問四岳惟衡
山最遠先儒以爲非今之衡山別自有衡山不知在甚
處曰恐在嵩山之南若如此則四岳相去甚近矣然古
之天子一歲不能遍及四岳則到一方境上會諸侯亦
可周禮有此禮廣。錄。云。唐。虞。時。以。嵩。山。爲。南。岳。五。岳。亦。近。非。是。一。年。只。徧。一。處。
五載一巡狩此是立法如此若一歲間行一遍則去一方

語類

近處會一方之諸侯如周禮所謂十有二歲巡狩於國
殷國即是會一方之諸侯使來朝也又云巡狩亦非是
舜時創立此制蓋亦循襲將來故黃帝紀亦披山通道
未嘗寧居廣

舜巡守恐不解一年通遍得四岳皆至遠也揚

巡守只是去回禮一番義剛

肇十有二州冀州堯所都北去地已狹若又分而為幽并
二州則三州疆界極不多了青州分為營州亦然葉氏
曰分冀州西為并州北為幽州青州又在帝都之東分
其東北為營州廣

仲默集注尚書至肇十有二州因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
州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帝命式于九圍以有九

有之師不知是甚時又復并作九州義剛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象者
象其所犯之罪而加之以所犯之刑典常也即墨劓
刑官太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此一句乃五句之綱領
諸刑之摠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凡人
所犯罪各不同而為刑固亦不一然皆不出此五者之
刑但象其罪而以此刑加之所犯合墨則加以墨刑所
犯合劓則加以劓刑刑官太辟皆然猶夷虜之法傷人
者償創折人手足者亦折其手足傷人目者亦傷其目之類
流宥五刑者其所犯合此五刑而情輕可恕或因過
誤則全其肌體不加刀鋸但流以宥之屏之遠方不與
民齒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類是也鞭作官刑者此

官府之刑猶今之鞭撻吏人蓋自有一項刑專以治官
府之胥吏如周禮治胥吏鞭五百之類朴作教
刑此一項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如習射習藝春
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凡教人之事有不率者則
用此刑朴之如侯明楚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朴
二刑之可恕者則許用金以贖其罪如此解釋則五句
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
朴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刑所
以寬鞭朴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
之自然而無毫釐杳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焉繼之以
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只在教化刑非所急
聖人固以教化為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

而不用問贖刑古法曰然贖刑起周穆王古之所謂贖
刑者贖鞭朴耳夫既已殺人傷人矣又使之得以金贖
則有財者皆可以殺人傷人而無辜被害者何其大不
幸也且殺之者安然居乎鄉里彼孝子順孫之欲報其
親者豈肯安於此乎所以屏之四裔流之遠方彼此兩
全之也 個

問象以典刑如何為象曰此言正法象如懸象魏之象或
謂畫為五刑之狀亦可此段舜典載得極好有條理又
輕重平實象以典刑謂正法蓋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刑
官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為流法以宥犯
此肉刑之正法者蓋其為惡害及乎人故雖不用正法
亦必須遷移于外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此二者若可憫

則又為贖刑以贖之蓋鞭朴是罪之小者故特為贖法俾聽贖而不及於犯正法者蓋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朴如此乃平正精詳真舜之法也至穆王一例令出金以贖便不是不成殺人者亦止令出金而免故蕭望之贖刑議有云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其說極當大率聖人作事一者義理當然不為苟且姑息也

問五刑是才老亦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之刑不悌之刑曰此是亂說凡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荀子有一篇專論此意說得甚好荀子固有不好處然此篇卻說得儘好

五流所以寬五刑贖刑又所以寬鞭朴之刑石林說亦曾

入思量鄭氏說則據他意胡說將去爾

古人贖金只是用於鞭朴之小刑而已重刑無贖到穆王好巡幸無錢便遂造贖法五刑皆有贖墨百錢劓惟倍差官六百錢大辟千錢聖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於用刑底意

或問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曰多有人能書做寬恤之恤某之意不然若做寬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斃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友仁

放驩堯于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義剛
殛鯀于羽山想是偶然在彼而殛之程子謂時適在彼是也若曰罪之彰著或害功敗事於彼則未可知也大抵

此等隔涉過遠又無證據只說得箇大綱如此便了不必說殺了才說殺便受折難廣

四凶只緣堯舉舜而遜之位故不服而抵于罪在堯時則其罪未彰又他畢竟一箇世家大族又未有過惡故動他未得廣

流放竄不是死刑殛伊尹言亦不是死未見其說○振

問舜不惟德盛又且才高嗣位未幾如齊七政觀四岳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釐十二州封十二山及四罪而

天下服一齊做了其功用神速如此曰聖人作處自別

故書稱三載底可績德明

林少穎解祖落云魂殞而魄落說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思如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禮樂是可見之

底鬼神是不可見底禮是節約收縮底便是鬼樂是發揚舒暢底便是神樂堯孫

堯崩百姓如喪考妣此是本分四海邊表八音以禮論之

則為過為天子服三年之喪只是畿內諸侯之國則不

然為君為父皆服斬衰君謂天子諸侯及大夫之有地

者大夫之邑以大夫為君大夫以諸侯為君諸侯以天

子為君各為其君服斬衰諸侯之大夫却為天子服齊

衰三月禮無二斬故也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達官謂

通於君得奏事者各有其長杖其下者不杖可知文蔚

問後世不封建諸侯天下一統百姓當為天子何服曰

三月天下服地雖有遠近聞喪雖有先後然亦不過二

問明四目達四聰是達天下之聰明否曰固是曰孔安國言廣視聽於四方如何曰亦是以天下之目為自以天下之耳為耳之意人傑

桑遠能通桑遠却說得輕能通是奈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三就只當從古注五宅三居宅只訓居人傑

慎德允元只是說自己德使之厚其德信其仁難字只作平聲任如字難任人言不可輕易任用人也廣

問亮采惠疇曰疇類也與儔同惠疇順眾也疇咨若予采舉其類而咨詢也人傑

禹以司空行宰相事汝平水土則是司空之職惟時懋哉則又勉以行百揆之事廣

禹以司空宅百揆猶周以六卿兼三公今以戶部侍郎兼

平章事模樣 義剛

問堯德化如此又何故至舜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曰也只是怕恣地又問蠻夷猾夏是有苗否曰也不專指此但此官為此而設義剛

敬敷五教在寬聖賢於事無不敬而此又其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在寬是欲其優游浸漬以漸而入也 斐孫

五服三就若大辟則就市官刑則如漢時就繫室其墨劓刑三刑度亦必有一所在刑之既非死刑則傷人之肌體不可不擇一深密之所但不至如繫室爾 廣

五刑三就用三刑就三處故大辟棄於市官刑下繫室其

他底刑也是就箇隱風處不然牽去當風處割了耳鼻豈不割殺了他 斐孫

問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曰五刑各有流法然亦分作三項
如居四海之外九州之內或迅旬皆以輕重為差五服
三就是作三處就刑如斬人於市廢刑下雖三則就
僻處蓋剗則若當風處必致殺入聖人既全其生不忍
如此錄

孟子說益烈山澤而焚之是使之除去障翳驅逐禽獸耳
未必使之為虞官也至舜命作虞然後使之養育其草
木禽獸耳廣

問命祖夷典禮而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何也曰禮是見
成制度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乃所以行其禮也今太常
有直清堂入傑

問夙夜惟寅直哉惟清曰人能敬則內自直內直則看徧

那禮文分明不糊塗也廣

惟寅故直惟直故清義剛

古者教人多以樂如舜命夔之類蓋終日以聲音養其情
性亦須理會得樂方能聽辨

古人以樂教曾子緣平和中正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
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衍得
來長聲是宮商角徵羽是聲依所歌而發却用律以和
之如黃鍾為宮則大族為羽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末
直而溫只是說所教曾子要得如此若說做教者事則於
教曾子上都無益了廣

或問詩言志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
所在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

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做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

在道

聲依永律和聲以五聲依求以律和聲之高下

聲依永律和聲此皆有自然之調沈存中以爲臣與民不

要大事與物大不妨若合得自然二者亦自大不得

聲只有五并二變聲律只有十二已上推不去聲依永律和聲

聖只訓疾較好廣

殄行是傷入之行書曰亦敢殄戮用乂民殄穢乃讎省傷

殘之義廣

納言似今中書門下省義剛

問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納言之官如今之門下省覆員外而進人者既審之自內而宣出者亦審之恐說說殄行之震懼朕師也人傑

稷契皋陶堯龍這五官秀才底官所以教它掌教堂刑掌

禮樂都是那秀才做底事如那垂與益之類便皆是箇

麤齋底聖賢所以只教它治農治工之屬便是它只會

做這般事義剛

舜生三十徵庸數語只依古注點似好廣

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

是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又問如以明庶物

察人倫爲窮理不知於聖人分上着得窮理字否曰這

也是窮理之事但聖人於理自然窮爾道夫

言義
方設居方遂方各設其居方之道九章九篇劉侍讀以共
為五言九丘也人傑

大禹謨

大禹謨序帝舜申之序者之意見書中華陶陳謨了帝曰
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
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能得書意後來說書者又
不曉序者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爾廣

自后克艱厥后至四夷來王只是一時說話後面則不可
知廣

書中迪字或解為蹈或解為行疑只是訓順字書曰東迪
吉從逆凶惟影響避對順恐只當訓順也兼書中迪字
用得本皆輕非字只與匪同被入錯解作輔字至今誤

用只顧師古注漢書曰葉與匪同某疑得之尚書傳是
後來人做非漢人文章解得不成文字但後漢張衡已
將非字作輔字使不知如何王若曰周公若曰只是一
似如此說底意思若漢書皇帝若曰之類蓋是宣導德
意者敷演其語或錄者失其語而退記其意如此也恍
謔並訓信如云天不可信

當無虞時須是做戒所做戒者何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
淫于樂入當無虞時易至於失法度游逸淫樂故當戒
其如此既知戒此則當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
如此方能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口之
欲剛

儆戒無虞至從己之欲聖賢言語自有箇血脉貫在裏如

此一段他先說做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其未
有可虞之時必做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淫于
逸遊于樂矣若無箇做戒底心欲不至於失法度不淫
逸不遊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
者正者謀可疑者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貪
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謂賢者亦不知矣何以佳之
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從上面有三句了方會
信地又如此然後能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
以從己之欲蓋於賢否邪正疑審有所未明則何者為
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之所欲
哉 夔孫

問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是正民

之德否曰固是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
火內火禁焚萊之類木如斧斤以時之類良久云古人
設官掌此六府蓋為民惜此物不使之妄用非如今世
之民用財無節也戒之用休言戒諭以休美之事勸之
以九歌感動之意但不知所謂九歌者如何周官有九
德之歌大抵禹只說綱目其詳不可攷矣 人傑

地乎天成是包得下面六府三事在 義剛

劉潛夫問六府三事林少穎云六府本乎天三事行乎人
吳才老說上是施下是功未知孰是曰林說是又問戒
之用休畫之用威并九歌曰正是匡之真之輔之翼之
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叙可歌想那時田野自有此歌
今不可得見 黃孫

念茲在茲 語默皆在此人名言則名言之允出則誠實之所發見者也 人傑

法家者流往往常惠其過於慘刻今之士大夫與為法官更相借襲以寬大為事於法之當死者反求以生之殊不知明乎五刑以弼五教雖死亦不免教之不從刑以資之懲一人而天下人知所勸戒所謂辟以止辟雖曰殺之而仁愛之實已行乎中矣非法以求其生則人無所懲懼陷於法者愈眾雖曰仁之適以害之道夫聖人亦不曾徒用政刑到德禮既行天下既治亦不曾不用政刑故書說刑期于無刑只是存心期於無刑而刑初非可廢又曰欽哉惟刑之恤哉只是說恤刑實存

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強欲輕之之理乎王季海嘗曰好

出之入死罪以積陰德至於奴與佃客殺主亦不至死錄

云豈有此理其當謂雖免殺之亦只是罪疑惟輕而已人傑

或問入心道心之別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人心則危而易陷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學蒙

舜功問人心惟危曰人心亦不是全不好底故不言凶煞

只言危蓋從形體上去茫茫無定向或是或非不可知故言其危故聖人不以人心為主而以道心為主蓋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往無所向若執定舵則去住在我

人心亦未是十分不好底人欲只是飢欲食寒欲衣之心

爾如何謂之危既無理義如何不危二教

問人心惟危程子曰人心人欲也恐未便是人欲曰人欲也未便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方子錄云危者欲墮而未墮之辭子靜說得是

又問聖人亦有入心不知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時舉錄云聖人純是道心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又問此聖字尋常只作通明字看說得輕曰畢竟是聖而罔念便狂錄錄同

道心是知覺得道理底人心是知覺得聲色臭味底人心不全是不好若人心是全不好底不應只下箇危字蓋為人心是得是從惡處去所以下箇危字若全不好則

是都倒了何止於危危是危殆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若說道心天理人心人欲却是有兩箇心人只有一箇心但知覺得道理底是道心知覺得聲色臭味底是人心不爭得多人心人欲也此語有病雖上智不能無此豈可謂全不是陸子靜亦以此語人非有兩箇心道心人心本只是一箇物事但所知覺不同惟精惟一兩截工夫精是辨別得這箇物事一是辨別了又須固守他若不辨別得時更固守箇甚麼若辨別得了又不固守則不長遠惟能如此所以能合於中道又曰惟精惟一猶擇善而固執之佐人心亦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

起底見識或作從形體上生出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
見識或作就道理上生出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
明有時發見此者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
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多是攥筭而固執之
方子

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今身上發出來底雖聖
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
如惻隱之心是但聖人於此擇之也精守得徹頭徹尾
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畧瞥見此字便失了底意思
惟危是人心既從形體上發出來易得流於惡蓋卿
問入心道心曰如喜怒哀人心也然無故而喜喜至於過而
不能禁無故而怒怒至於甚而不能遏是皆為人心所

便也須是喜其所當喜怒其所當怒乃是道心問飢食
渴飲此人心否曰然須是食其所當食飲其所當飲乃
不失所謂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
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以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
為主而人心每聽命焉耳個

飢食渴飲人心也如是而飲食如是而不飲食道心也
與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
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
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
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人心只
見那邊利害情欲之私道心只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
心則人心為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伯羽

呂德明問人心道心曰且如人知飢渴寒燥此人心也惻
隱羞惡道心也只是一箇心却有兩樣道理將道心去用
那人心方得且如人知飢之可食而不知當食與不當
食知寒之欲衣而不知當衣與不當衣此其所以危也

剛義

飢飲食渴欲飲者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渴是一
心只在道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
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是要得道心純一
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

問入心道心曰飲食人心也非其道非其義萬鍾不取道
心也若是道心爲主則人心聽命於道心耳

問人心道心如飲食男女之欲出於其正即道心矣又如

何分別曰這箇畢竟是生於血氣

文蔚

問人心惟危則當去了人心否曰從道心而不從人心節
道心人心之理

心只是一箇心卓錄云人心道心元只是分別兩邊說人

心便成一邊道心便成一邊精是辨之明一是守之固

卓作既能辨之明又能守之固斯得其中矣這中是

過不及之中質孫

自入心而收之則是道心自道心而放之便是人心惟聖

固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近之驥

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伯羽

問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已發見而人欲亦已萌天理
便是道心人欲便是人心曰然可學

吾願

卷之二

十一

問道心惟微曰義理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
 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又曰人心道心只是爭些子孟
 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變孫義剛解見下
 林武子問道心是先得人心是形氣所有但地步較闊道
 心却在形氣中所以人心易得而道心也是如此否
 曰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籠底便易見飢渴寒暖是
 至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
 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這只有
 此字不多所以說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言所異
 也不多義剛
 人心者氣質之心也可為善可為不善道心者兼得理在
 裏面惟精是無雜惟一是終始不變乃能允執厥中節

人心是知覺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底未是不好
 只是危若便說做入欲則屬惡了何用說危道心是知
 覺義理底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惟精是要別得不雜
 惟一是要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至
 問微是微妙難體危是危動難安否曰不止是危動難安
 大凡狗入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然在彼又忽
 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執焦火其寒其冰凡
 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坑落壑危孰甚焉文蔚
 曰徐子融嘗有一詩末句云精上危微共一心文蔚答
 之曰固知妙旨存精一須別人心與道心曰他底未是
 但只是答他底亦慢下一句救得少緊當云須知妙旨
 存精一正為人心與道心又問精上曰精是精別此二

者一，是守之固。如顏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拳拳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語甚好。文蔚

程子曰：人心人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惟精以致之，惟一以守之。如此方能執中。此言盡之矣。惟精者精審之，而勿雜也。惟一者有首有尾，專一也。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經中此意極多。所謂擇善而固執之，擇善即惟精也。固執即惟一也。又如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皆惟精也。篤行又是惟一也。又如明善是惟精也，誠之便是惟一也。大學致知格物，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道理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治

問惟精惟一曰：人心直是危道心，直是微。且說道心微妙，有甚準則，直是要擇之精，直是要守之一。賜

因論惟精惟一曰：虛明安靜，乃能精粹而不雜，誠篤確固，乃能純一而無間。個

惟精惟一舜告禹，所以且說行，不似學者而今當理會精也。方

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一是常守得定，允執只是箇真知。道

問精一執中之說曰：惟精是精察分明，惟一是行處不雜，執中是執守不失。大雅

漢卿問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一段曰：凡事有一事是一事，不是須要精辨其是非，惟一者既辨得是非，却要守得。

徹頭徹尾惟其如此故於應事接物之際頭頭抵着中
惟精是致知惟一是力行不可漏廢祀

問克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太緊喫力如何
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不思不勉之意則
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之人傑

符舜功問學者當先防人欲正如未上船先作下水計不
如只於天理上做功夫人欲自消曰克舜說便不如此
只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渠只於兩者交界處理會克
舜時未有文字其相授受口訣只如此方伯謨云人心
道心伊川說天理人欲便是曰固是但此不是有兩物
如兩箇石頭樣相挨相打只是一人之心合道理底是
天理徇情欲底是人欲正當於其分界處理會五峯云

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說得最好及至理會了精底一底
只是一箇人又曰執中是無執之執如云以克舜之道
要湯何曾要來錄別出

舜功問人多要人欲不若於天理上理會理會得天理
人欲自退曰克舜說不如此天理人欲是交界處不是
兩箇人心不成都流只是占得多道心不成十全亦是
占得多道是在天理則存天理在人欲則去人欲嘗爰
五峰云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此語甚好舜功云陸子
靜說人心混混味別曰此說亦不妨大抵人心道心只
是交界不是兩箇物觀下文惟精惟一可見德粹問既
曰精一何必云執中曰允字有道理惟精一則信乎其
能執中也因舉子靜說話多反伊川如君子喻於義小

人喻於利解云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渠却云好而後喻此語亦無害終不如伊川通考云伊川云敬則無已可克曰孔門只有箇顏子孔子且使之克已如何便會不克此語意味長可學

舜禹相傳只是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中討一箇物事來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叙有典天秩有禮天便是這箇道理這箇道理便在日常間存養是要養這許多道理在中間這裏正好養九宮林恭甫說允執厥中未明先生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信也是真箇執得堯當時告舜時只說這一句後來舜告禹又添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三句是

舜說得較細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說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須是惟精惟一方能允執厥中堯當時告舜只說一句是時舜已曉得那箇了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時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論語後面說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舉逸民之類皆是恰好當做底事這便是執中處堯舜禹湯文武治天下只是這箇道理聖門所說也只是這箇雖是隨它所問說得不同然却只是一箇道理如屋相似進來處雖不同入到裏面只是共這屋大體此篇所載便是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治天下之大法雖其纖悉不如此然大要却不出此大要却於此可見次日恭甫又問道心只是仁義禮智否曰人心便是飢而思食寒而思

衣底心飢而思食後思量當食與不當食寒而思衣後
思量當著與不當著這便是道心聖人時那人心也不
能無但聖人是常合着那道心不教人心勝了道心道
心便只是要安頓教是莫隨那人心去這兩者也須子
細辨別所以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這箇便須是常常
戒謹恐懼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大槩
這兩句只是箇公與私只是一箇天理一箇人欲那惟
精便是要揀教精惟一便是要常守得恁地令人固有
其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貴於惟一
這惟精惟一便是舜教禹做工夫處它當時傳一箇大
物事與它更無它說只有這四句且如行者先難而後
獲那先難便是道心後獲便是人心又如未有仁而遺

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說仁義時那不遺親而後君自
在裏面了若是先去計較那不遺親不後君便是人心
便不是天理之公義剛問惟精惟一也是就心上說否
曰也便是就事說不成是心裏如此臨事又別是箇道
理有這箇心便有這箇事因有這箇事後方生這箇心
那有一事不是心裏做出來底如口說話便是心裏要
說如弟兄之臂你心裏若思量道不是時定是不肯為
剛義
問曾看無垢文字否某說亦曾看問如何某說如他說動
心忍性學者當驚惕其心抑遏其性如說惟精惟一精
者深入而不包一者專致而不二曰深入之說却未是
深入從何處去公且說人心道心如何某說道心者喜

怒哀樂未發之時所謂寂然不動者也人心者喜怒哀
 樂已發之時所謂感而遂通者也人當精審專一無過
 不及則中矣曰恁地則人心道心不明白人心者人欲
 也危者危殆也道心者天理也微者精微也物物上有
 箇天理人欲因指書几云如墨上亦有箇天理人欲視
 上也有箇天理人欲分明與他劈做兩片自然分曉堯
 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從周○德明錄別出

實初見先生問前此所見如何對以欲察見私心云
 云因舉張無垢人心道心解云精者深入而不一者
 專志而無二亦自有力曰人心道心且要分別得界限
 分明彼所謂深入者若不察見將入從何處去實曰人
 心者喜怒哀樂之已發未發者道心也曰然則已發者

不謂之道心乎實曰了翁言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
 曰然則人心何以謂之危道心何以謂之微實曰未發
 隱於內故微發不中節故危是以聖人欲其精一求合
 夫中曰不然程子曰人心人欲也道心天理也此處舉
段所謂人心者是氣血和合做成指身以手嗜欲之類
 皆從此出故危道心是本來稟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
 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其察之精而守之一也察
 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專一守着一箇道心不令人欲
 得以于犯譬如一物判作兩片便知得一箇好一箇惡
 堯舜所以授受之妙不過如此德明
 問允執厥中曰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只如中
 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一處却說得重也 人傑

既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

庸節

因言舜禹揖遜事云本是箇不好底事被他一轉轉作一

大好事文蔚

舞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示以間暇之意 廣

舉陶謨

問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說者云是形容舉陶之德或以為

是舉陶之言曰下文說謹厥身修思永是允迪厥德意

庶明勵翼是謨明弼諧意恐不是形容舉陶底語問然

則此三句是就人君身上說否曰是就人主身上說謨

是人主謀謨弼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之

意 銖

庶明勵翼庶明是衆賢樣言類衆明者勉勵輔翼義剛

問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曰此亦難曉若且據文勢

解之當云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言其人之有

德當以事實言之古注謂必言其所行其事其事以為

驗是也 人傑

九德分得細密 閔祖

皋陶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接合將來方成一德

九十八種 必大

或問聖賢教人如克己復禮等語多只是教人克去私欲

不見有教人變化氣質處如何曰寬而栗柔而立剛而

無虐這便是教人變化氣質處又曰有人生下來便自

少物欲者看來私欲是氣質中一事義剛論語集注廉謂稜簡而廉廉者隅也簡者混而不分明也論語集注廉謂稜

混而不分明

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因其叙而與之以

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天叙便是自然底次序君便教他

居君之位臣便教他居臣之位父便教他居父之位子

便教他居子之位秩便是那天叙裏面物事如天子祭

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八

諸侯六大夫四皆是有這箇叙便是他這箇自然之秩

天土人其代之天秩天叙天命天討既曰天便自有許多

般在其中天人一理只有一箇分不同方

同寅協恭是上下一於敬方

同寅協恭是言君臣政事懋哉懋哉即指上文五禮五刑

之類倍

要五禮有庸五典五博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

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義剛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德之大

者則賞以服之大者德之小者則賞以服之小者罪之

大者則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則罪以小底刑盡是天

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

而已天叙有典教我五典五博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

有庸哉許尹典禮都是天叙天秩下字聖人只是因而

語類

卷之二十一

四十五

夫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輿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這裏只是略扶助之而已

益稷

問益稷篇禹與皋陶只管自叙其功是如何曰不知是怎生地那發前而且做是脫簡後面却又有一段那禹前面時只是說他無可言但予思曰孜孜皋陶問他如何他便說也要德地孜孜却不知後面一段是怎生地良又云他上面也是說那丹朱後故恁地說丹朱緣如此故不得為天子我如此勤苦故有功以此相戒其君教莫始丹朱而如我便是古人直不似今人便要瞻前顧後義剛

止守也惟幾當審萬事之幾惟康求簡安穩處無直以直道輔之應之非惟人應之天亦應之節

張元德問惟幾惟康其弼直東萊解幾作勤康作靜如何曰理會不得伯恭說經是巧良又云恐難如此說問元德尋常看子克厥宅心作存其心否曰然曰若說三有俊心三有宅心曰三有宅三有俊則又當如何此等處皆理會不得解得這一處礙了那一處若逐處自立說解之何書不可通良又云宅者恐是所居之位是已用之賢俊者是未用之賢也元德問予欲聞六律五聲之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曰亦不可曉漢書在治忽作七始詠七始如七均之類又如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一段上文說欽四鄰庶頑說

說者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
曾不可曉。如命龍之辭，亦曰朕聖，諛說殄行，震驚朕師，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皆言諛說，此須是當
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又不當杜撰胡說，只得置之元
德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乃是賞罰。曰既是賞罰，當別
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射得中便為好
人乎？元德問五言東萊釋作君臣民事物之言，曰君臣
民事物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
羽屬物最小，此是論聲。若商放緩便以宮聲尋常琴家
最取廣陵操，以其觀之，其聲最不和，平有臣陵其君之
意，出納五言却恐是審察知政之類，如此作五言說亦
頗通。又云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

過後省可以封駁，元德問孔壁所傳本科斗書，孔安國
以伏生所傳為隸古定，如何？曰孔壁所傳平易，伏生書
多難曉，如堯典舜典，皋陶謨，益稷是伏生所傳，有方鳩
偃功載采采等語，不可曉。大禹謨一篇，却平易，又書中
點句如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王遺我，太寶龜，折
爻，薄遠，遠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與古注點句不同，又舊讀
罔或著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款識中多云俊
在左，則當於壽字絕句矣。又問盤庚如何？曰不可曉。如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為利不遷之
為害，如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十場
大鵬突尋常讀尚書讀了，太甲伊訓咸有一德，便着觀

過盤庚却看說命然高宗彤日亦自難看更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通姑置之入傑

義剛點尚書作會作一旬先生曰公點得是義剛明庶以功恐庶字誤只是試字廣

苗頑弗即亡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蚺未非三苗之後也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亦甚闊矣廣

語類卷七十八終

重錄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九

尚書二

禹貢

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甚可曉竊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數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於壺口鑿龍門其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



方可下手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必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工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瀦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蘇則只是築埋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

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夫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汎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以及兗青徐雍却不甚來東南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而下其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

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為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疑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終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湍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為治河器竟亦何濟或問齊威塞九河以富國事果然否曰當時葵丘之會申五禁且曰無曲防是令人不得私自防遏水流他終不成自去塞了最利害處便是這般說話亦難憑問河患何為至漢方甚曰史記表中亦自有河決之文禹只是理河水餘處亦因河溢有些患看治江不見甚用力書載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若中間用工夫如何載得恁畧又云禹治水先就土低處用工

孫贊

禹治水大率多是用工於河治梁及岐是鑿龍門等處冀州三面邊河兗州亦邊河故先冀即兗揚

禹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後人以為自上而下此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是甚治水如此

禹貢集義今當分解如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當分作三段逐段下注地名漢為甚郡縣唐為甚郡縣今為甚郡縣下文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當為一段厥土白壤云云又為一段碣石云云又為一段方得仔細且先分細段解了有解得成片者方成片寫於後黑水弱水諸處皆須細分不作大段寫禹貢地理不須大段用心以今山川都不同了理會禹貢

不如理會如今地理如禹貢濟水今皆變盡了又江水無施又不至灋九江亦無尋處後人只白捉江州又上數千里不說一句及到江州數千里間連說數處此皆不可曉者禹貢但不可不知之今地理亦不必過用心今人說中原山川者亦是兒說不可見無攷處舊鄭樵好說後識中原者見之云全不是振

因說三江之說多不同銖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吞三江入海疑它曾親南水勢說得恐是因問味別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為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點茶如陸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

之流耶且太行山自西北發脈來為天下之脊此是中
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
陰陽列言導研及岐至於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為壺口
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山脉却來做太行
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
銖

禹貢西方南方殊不見禹施工處緣是山高少水患當時
只分遣官屬而不宜事底記述得文字不整齊耳某作
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
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為九江無
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存數條江水在其中義剛
江陵之水岳州之上是雲夢又曰江陵之下連岳州是雲

夢音部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
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
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池本云那邊一支去
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
氣為福建二廣剛

問禹貢地理曰禹貢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
便不通時

因說禹貢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誤處且如漢水
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江水
流出合大江兩江下水相淤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為彭

言類 卷之九
四
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殆今言漢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強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數州為詳，南方諸水皆不親見，恐只是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誤如此，今又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然自古解釋者紛紜終是與他地上水不合。又言孟子說淪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諸江，據今水路及禹貢所載，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淮自入海，分明是誤。蓋一時牽於文勢而不暇攷其實耳，令人從而強為之解釋，終是可笑。雉

東匯澤為彭蠡多此一句節
問銖理會得彭蠡否，銖曰：向來只據傳注終未透達。曰：細

看來經文疑有差悞，恐禹當初必是不曾親到江東西，或遣官屬往視。又是時三苗頑弗即亡，據彭蠡洞庭之地，往往看得亦不仔細。因出三江說并山海經二條云：此載得甚實。又云：浙江源疑出今婺源，折嶺下銖。問先生說鄭渙仲以東為北江，入于海為羨水，是否曰：然。今考之不見北江所在，問鄭說見之何書，曰：家中舊有之。是川本今不知所存矣。又云：洪水之患，意者只是如今河決之類。故禹之用功處多在河，所以於兗州下記作十有三載，乃同此言專為治河也。兗州是河患甚處，正今之澶衛州也。若其他汧水兩岸多是山石，想亦無汎濫之患。禹自不須大段去理會。又云：禹治水時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國，不成禹一一皆到。

往往使官屬去彼相視其山川其圖說以歸然後
作此一書爾故今禹貢所載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
所有不同

地理最難理會全合禹貢不着了且如岷山導江東別為
沱今已不知沱所在或云蜀中李冰所鑿一所謂蔭蜀
中數百里之田恐是沱則地勢又太上了澧水下有一
支江或云是在澧下太下了又如東匯澤為彭蠡江
亦不至此澤敷淺原今又在德安或恐在湖口左右鼎
以道謂九江在湖只謂有九江來此合今以大江數之
則無許多小數之則又甚多亦不知如何

薛常州作地志不載揚豫二州先生曰此二州所經歷見
古今不同難下手故不作諸葛誠之要補之以其只是

冊子上底故也

李得之問薛常州九域圖曰其書細碎不是著書手段予
決九川距四海濶畝滄距川聖人做事便有大綱領先
決九川距四海了却逐旋配疏小水今至川學者亦先
識箇大形勢如江河淮先合識得渭水入河上面濛沮
涇等又入渭皆是第一重事桑欽酈道元水經亦細碎
因言天下惟三水最大江河與混同江混同江不知其
所出屬舊巢正臨此江斜迤東南流入海其下為遼海
遼東遼西指此水而分也又言河東與區堯禹所居後
世德薄不能混同江猶自是來累河東又言長安山
生過鄜延然長安却低鄜延是山尾却高又言收復燕
雲時不曾得居庸關門却開在所以不能守然正使得

之亦必不能有也
方子○李蒙錄云因說薛氏九域志曰也不成文字細碎了禹決九川距四海瀆映滄海川這便是聖人做事綱領先決九川而後海然後理會映滄海論形勢須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于河南方莫大于江涇渭則入河者也先定箇大者則小者便易攷又曰天下有三木水江河混同江是也混同江在虜中虜人之都見漢此江

胤征

問東坡疑胤征曰表道潔攷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方失河南然亦疑羲和是箇曆官曠職廢之誅之可也何至普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考皆此類也
惟大

湯誓

問升自陟先儒以為出其不意如何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要之今不見而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

之與决不為後世之譎詐若而是取道近亦何必迂疏
 太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人食肉畢竟肉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得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可學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
李可

仲虺之誥

問仲虺之誥似未見其釋湯勲德處曰正是解他云若苗之有莠稂粟之有稂他緣何道這幾句蓋謂湯若不除桀則桀必殺湯如說推亡固存處自是說伐桀至德且新以下乃是勉湯又如天乃錫王勇智他特地說勇智而字便可見尚書多不可曉固難理會然這般處古人如何說得恁地好如今人做時文相似
孫境

問禮義本諸人心惟中人以下為氣稟物欲所拘蔽所以
反着求禮義自洽若成湯尚何須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曰湯武反之也便也是有些子不那底了但他能恁地
所以為湯若不恁地便是惟聖因念作狂聖人雖則說
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恁地不已所以不可及若有
一息不恁地便也是非人子問舜由仁義行便是不操
而自存否曰這都難說舜只是不得似眾人恁地着心
自是操孫

湯語

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必
蔡惠問書所謂降衷曰古之聖賢才說出便是這般話成
湯當放桀之初便說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

克綏厥猷惟后武王伐紂時便說惟天地萬物父母惟
人萬物之靈暨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傳說告高
宗便說明主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主君公承以太
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見古
聖賢朝夕只見那天在眼前孫

孔安國以衷為善便無意思衷只是中便與民受天地之
中一般泳

問天道福善禍淫此理定否曰如何不定自是道理當知
此賞善罰惡亦是理當如此不如此便是失其常理又
問或有不如此者何也曰福善禍淫其常理也若不如
此便是天也把握不定子又曰天莫之為而為它亦何
嘗有意只是理自如此且如冬寒夏熱此是常理當如

此若冬熱夏寒便是失其常理又問失其常者皆人事有以致之耶抑偶然耶曰也是人事有以致之也有是偶然如此時又曰太底物事也不會變如日月只是小小底物事會變如冬寒夏熱之類如冬間大熱六月降雪是也近年徑山嘗六七月大雪。個

商書幾篇最分曉可玩太甲伊訓等篇又好看似說命蓋高宗資質高傳說所說底細了難看若是伊尹與太甲說雖是蘊却切於學者之身太甲也不是箇昏愚底人但欲敗度縱敗禮爾廣

伊尹書及說命三篇本抵分明易曉今人看書且看他那分明底其難曉者且置之政使曉得亦不濟事廣

伊訓

伊尹祠于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節

問伊訓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是時湯方在殯宣太甲于朝夕莫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者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蓋天子諸侯既有天下國家事體恐難與常人一般行禮

古書錯繆甚多如史記載伊訓有方明二字諸家遂解如反祀方明之類某致之只是方字之誤方當作乃即尚書所謂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也姓與人丕求備檢身若丕及太槩是湯急已緩入所以引為日新之實

具訓於蒙士吳斗南謂古者墨刑人以蒙蒙其首恐不然
廣

太甲

近日蔡行之送得鄭景望文集來略看數篇見得學者讀書
書不去仔細看平意却便從外面說是與非如鄭文亦
平和絕正氣象雖好然所說文字處却是先立箇上見
便都說從那上去所以昏了正意如說伊尹放太甲三
五板只說箇放字謂小序所謂放者正伊尹之罪思庸
二字所以雪伊尹之過此皆是閑說正是伊尹至誠懇
惻告戒太甲處却都不說此不可謂善讀書學者不可
不知也舉時
伊尹之言極痛切文字亦只有許多只是重遂感發得大

此君陳後亦好然皆寬了多是代言如今代王言
若依耳

並其奇邦厥鄰乃曰僕我后又七后来無罰言湯與彼皆有王
詩侯而鄰國之人乃以湯為我后而僕其來此可見湯
得民心處祖

視不四惡色所蔽為明聽不為姦人所欺為聰節
咸有一德

受業之正只是正朔之正賀孫因問伊尹說話自分明問
有幾語難曉如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之類曰伯恭四字
為字都從去聲讀得順賀孫因說如逢君之惡也
是為上而非是為德為宮室妻妾之奉也是為下而非
是為民曰然伊尹其太甲却是與尋常人說話便恁地

今晚恁地切身至，今看時通，上下皆使得至，傳說共高宗，語意却深緣。高宗賢明，可說這般話，文傳說輔之說得較精微。伊尹在太甲前，一篇許多說話都從天理中抉出許多話，分明說與他。今看來句句是天理，又云非獨此看得道理透，見得聖賢許多說話都是天理。又云伊尹說得極懇切，許多說話重重疊疊說了，又說

孫

問左右惟其人何所損曰，只是指親近之臣任官是指任筆底人也任官惟賢材多是為下為民底意思左右惟其人多是為上為德底意思其難其慎言人君任官須是賢材左右須是得人當難之慎之也惟和惟一言人臣為上為下須是為德為民必和必一為此事也錄

至之問四為字當作何音曰四字皆作去聲言臣之所以為上者蓋為君德也臣之所以為下者蓋為民也為上猶言為君錄

論其難其謹曰君臣上下相與甚難節

問德無常師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或言去善人而為師若仲尼無常師之意如何曰非也橫渠說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最好此四句三段一段緊似一段德且是大體說有善德有凶德然必主於善始為善爾善亦且是大體說或在此為善在彼為不善或在彼為善在此為不善或在昨日則為善而今日則為不善或在昨日則為不善而今日則為善惟須協于克一是乃為善謂以此心揆度彼善爾故橫渠言原則若善

於一二耳蓋善因一二而後定也德以事言善以理言一以
 心言大抵此篇只是幾箇一字上有精神須與細看此
 心純一便終始不變而有常也協字雖訓合字却是如
 以此合彼之合非已相合之合與禮記協於分藝書協
 時月正日之協同義蓋若揆度參驗之意耳張敬夫謂
 虞書精一四句與此為尚書語之最精密者而虞書為
 尤精大雅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上兩句是教人
 以其所從師下兩句是教人以其所擇善而為之師道
 夫問協于克一莫是能主一則自默契于善否曰協字
 難說只是箇比對裁斷之義蓋如何知得這善不善須
 是自心主宰得定始得蓋有主宰則是是非非善善惡

惡驟然於心自問合乎此者便是不合者便不是橫渠
 云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這見得它說得極好
 處蓋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所以他伊尹從前而說
 來便有此意曰常厥德曰庸德曰二德常庸一只是箇
 箇蜚卿謂一恐只是專一之一曰如此則絕說不來道
 夫曰上文自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曰
 總尺度不定今日長些字明白短些字便二三道夫曰
 到底說得來只是箇定則明明則事理見不定則擾擾
 則事理昏雜而不可識矣曰只是如此又曰看得道理
 多後於這般所在都寬平開出都無礙塞如蜚卿恁地
 理會數日却只恁地這便是看得不多多少少被這箇
 十六字礙又曰今若理會不得且只看自家每曰一與

不一時便見要之今却正要人忘地理會不得又思量
但只當起橫渠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且放下着許
多說話只將這四句來平看便自見又曰這四句極好
看南軒云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數句外惟此四句好
但舜大聖人言語渾淪伊尹之言較露鋒鏘得此說得
也好頃之又曰舜之語如春生伊尹之言如秋殺夫道
問橫渠言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如何曰言一故
善一者善之原也善無常主如言前日不受是今日之
受非也協于克一如言皆是也蓋均是善但易地有不
同者故無常主必是合于一乃為至善一者統一於理
而無二三之謂一本則無私欲而純乎義理矣殊
協于克一協猶齊也御升

說命

高宗夢傅說或云則是真有箇天帝與高宗對答曰吾來
汝或良弼今人偽以主宰說帝謂無形象恐也不得若
如世間所謂至皇大帝恐亦不可畢竟此理如何學者
皆莫能答個

夢之事只說到感應處高宗夢帝齊良弼之事必是夢中
有帝齊之說之類只是夢中事說是帝真齊不得說無
此事只是天理亦不得揚

問高宗夢說如伊川言是有箇傳說便感感得高宗之夢
琮謂高宗舊夢于耳盤既乃遊于荒野入定于河自河
渠亭其在民間矣矣當時天下有箇傳說豈不知名當
未熟思道之時往往形于夢寐於是舊象而來之不然

語類

卷之九

十一

賢否初不相聞但據一時夢寐便取來做宰相或者於
運未變白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身河得毫是說高宗是
說并盤叔未應曰據來暨厥終周顯只是尋草盤不見
然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亦嘗是在民間來

惟天聰明至惟于戈首厥躬八句各一義不可牽連天自
是聰明君自是用時憲臣自是用欽順民自是用德又
只則能起蓋甲冑所以禦戎也然亦能與戎如秦築長
城以禦胡而致勝廣之亂衣裳者賞也在晉猶云在箱
篋中甚言其取之易如云爵者上之所擢出於口而無
窮惟其予之之易故必審其人果賢耶果有功耶則賞
不妄矣于戈刑人之具然須省察自家稟簡是言恐或
因怒而妄刑人或慮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則刑之

施當矣蓋衣裳之子雖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于戈
施之於人而必審自己之是非也

惟口起羞以下四句皆是審節

非欲起羞而出言不當則反足以起羞甲冑本所以禦
戎而出謀不當則反足以起戎衣裳在簡易以與人不可
可不謹于戈討有罪則因以首身

惟甲冑起戎蓋不可有關防他底意節

惟甲冑起戎如歸與石郎謀反是也節

惟厥攸居所居所在也節

南軒云非知之艱行之艱此特傳說告高宗亦蓋高宗舊
學耳盤於義理知之亦多故使得這說若常人則須以
致知為先也此等議論儘好道

子小字舊學於其盤既乃遜于荒野云云東坡解作其盤
遜于荒野據某看恐只是高宗自言觀上文曰予小子
可見但不知當初高宗因甚遜于荒野不知其盤是甚
樣人是學箇甚麼今亦不敢斷但據文義疑是如此兼
無遠云高宗舊學于外亦與此相應想見高宗三年不
言恭默思道未盡所知發又見世間未有箇人強得其盤
所以思得一大賢如傳說高宗若非傳說想不致致當
日之治傳說若非高宗亦不能有所為故曰惟后非賢
不又惟賢非后不食言必相須也 備

經籍古人言學字方自說命始有

惟學遜志務時敏至厥德修罔覺遜志者遜順其志捺下
這志入那事中仔細低心下意與它理會若高氣不伏

以為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
其志又須時敏若以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
遜志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為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又
戒以允厥于茲二者則道乃積于厥躬積者來得件數
多也惟教學半蓋已學既成居乎人上則須教人自學
者學也而教人者亦學蓋初學得者是半既學而推以
教人與之講說已亦因此溫得此段文義是教之功一
半也念終始典于學始之所學者學也終之所以教人
者亦學也自學教人無非是學自始至終日日如此忽
不自知其德之修矣或舉葛氏解云傳說與王說我教
你者只是一半事那一半要你去行取故謂之終始
曰某獲為同安簿時學中一士子作書義如此說某見

它說得新巧大喜之後見喻子才跋某入說命解後亦引此說又曰傳說此段說為學工夫極精審伊尹告太甲者極痛切

遜志則無所墜落志不伐則必有漏落在下面節

問為學遜志以意逆志之分曰遜志是小着這心去順那事理自然見得出此志是將自家底意去推迎等候他志不似今人硬將此意去捉那志

因說教學半曰近見喻子才跋說命云教只教得一半學

只學得一半那一半教人自理會伯恭亦如此說其舊在周安時見主人作書義如此說

先說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此是人君且學且教一直與會教人一直窮義理後而說監于成憲其永無遺教

語是平正實語不應中間難空一句如此深險

皆平正若實語不應再中間難空一箇筋斗去如說教只得一半不成那一半掉放冷處教他自得此語全似禪語只當依古注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便是這箇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逃紂都豈有諸侯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歸退之拘幽操云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伊川以為此說出文王意中事嘗疑這箇說得來太過據當日事勢觀之恐不如此若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箇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

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嘗見雜說云紂殺九侯鄂侯爭
之強辯之疾併醢鄂侯西伯聞之竊歎崇侯虎讚之曰
西伯歎叛紂怒囚之羑里西伯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不叛者乎
於是諸侯聞之以西伯能散上而恤下也遂相率而歸
之看來只這段說得平個

泰誓

柯國材言序稱十有一年史辭稱十有三年書序不足憑
至洪範謂十有三祀則是十三年明矣使武王十一年
伐殷到十三年方訪箕子不應如是之緩此說有理伯
高錄云見得釋箕子囚了問他若十
年釋了十三年方問他恐不應如此遲
同安士人杜君言泰誓十一年只是誤了經十三年為正

洪範亦是十三祀訪箕子先生云恐無觀兵之事然文
王為之恐不似武王只待天下自歸了紂無人與他只
自休了東坡武王論亦有此意武王則行不得也揚
石洪慶問尚父年八十方遇西伯及武王伐商乃即位之
十三年又其後統國高年如此曰此不可攷因云泰誓
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經云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序必差悞說者乃以十一年為觀兵尤無義理舊有人
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則十一年之誤可知矣
傑人
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源是剛德中正出入意未
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如創業之君能定禍亂者皆是
智勇過人傑人

或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便是理否曰若全
做理又如何說自我民視聽這裏有此主宰底意思
莊仲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謂天即理也曰天
固是理然蒼蒼者亦是天在上而有主宰者亦是天各
隨他所說今既曰視聽理又如何會視聽雖說不同又
却只是一箇知其同不妨其為異知其異不害其為同
嘗有一人題分水嶺謂水不曾分其和其詩曰水流無
彼此地勢有西東若識分時異方知合處同文蔚。疑與上條同

武成

問武成一篇編簡錯亂曰新有定本以程先生王介甫劉
貢父李諸本推究甚詳備

顯道問紂若改過遷善則武王當何以處之曰他別自從
那一邊去做他既稱王無倒殺只着自去做剛

洪範

江彛叟疇問洪範載武王勝殷殺紂不知有這事否曰據
史記所載雖不是武王自殺然說斬其頭懸之亦是有
這事又問血流漂杵曰孟子所引雖如此然以書攷之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此是殷人自相攻以致血流如此
之盛觀武王興兵初無意于殺人所謂今日之事不德
于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是也武王之言非好殺也卓
問勝殷殺紂之文是如何曰看史記載紂赴火死武王斬
其首以懸于旌恐不必如此書序某看來煞有疑相傳
節認道夫子作亦未知如何孫

問蘇則殛死禹乃嗣與禹為鯀之子當舜用禹時何不逃

走以全父子之義曰伊尹說殛死只是敗死之類明德

問鯀既被誅禹又出而委質不知如何曰蓋前人之愆又

問禹以鯀為有罪而歆蓋其愆非顯父之惡否曰且如

而今人其父打碎了箇人一件家事其子買來填還此

豈是顯父之過自修

說洪範看來古人文字也不被人牽強說得出只自恁地

熟讀必問字字都自會着實又云今人只管要說治道

這是治道最緊切處這箇若理會不通又去理會甚麼

零零碎碎道

問洪範諸事曰此是箇大綱自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

於此矣問皇極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如周公一書

只是箇人政而已開

九數自一至五五在中自九至五五亦在中戴九履一左

三右七五亦在中又曰若有前四者則方可以建極一

五行二五事三小政四五紀是也後四者却自皇極中

出三德是皇極之權人君所嚮用五福所威用六極此

曾南豐所說諸儒所說惟此說好又曰皇君也極標準

也皇極之君常滴水滴凍無一此不善人却不齊故曰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此便

是皇建其有極又曰尚書前五篇大槩易曉後如其誓

胤征伊訓太甲咸有一德說命此皆易曉亦好此是孔

氏壁中所藏之書又曰看尚書漸漸覺曉不得便是有

長進若從頭至尾解得便是亂道高宗彤日是最不可

晚者西伯戡黎是稍稍不可晚者太甲太故亂道故伊尹之言緊切高宗稍稍聰明故詭命之言細膩又曰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不曉得曉得底看不曉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又曰敬敷五教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洛書本文只有四十五點班固云六十五字皆洛書本文古字畫少恐或有模樣但今無所考漢儒說此未是恐只是以義起之不是數如此蓋皆以天道人事參互言之五行最急故第一五事又參之於身故第二身既修可推之于政故个政次之政既成又驗之於天道故五紀次之又繼之皇極居五蓋能推五行正五事用个政修五紀乃可以建極也六三德乃是權衡此皇極者也

德既修矣稽疑庶徵繼之者著其驗也又繼之以福極則善惡之効至是不可加矣皇極非大中皇乃天子極乃極至言皇建此極也東西南北到此恰好乃中之極非中也但漢儒雖說作中字亦與今不同如云五事之中是也今人說中只是含糊依違善不必盡賞惡不必盡罰如此豈得謂之中乎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得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大學中明明德便包得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五箇新民便包得齊家治國平天下三箇貞暗室屋漏處做去到得無所不周無所不備都

是這道理自一心之微以至於四方之遠天下之大也
都只是這箇剛柔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首言五行次便及五事蓋在天則是
五行在人則是五事用儒

自水曰潤下至稼穡作華皆是二意水能潤能下火能炎
能上金曰從日華從而又能華也明德

忽問如何是金曰從華對曰是從已之華曰不然是或從
或華取從者從所鍛制華者又可華而之他而其堅剛

之質依舊自存故與曲直稼穡皆成雙字炎上者上字
當作上聲潤下者下字當作去聲亦此意推大

金曰從華一從一華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銀打一隻盤
便是從更要別打作一件家裏便是華依舊只是這物

事所以云體不變個

從華作辛是其氣割辣曲直作酸今以两片木相擦則齒

酸是其驗也變

問視聽言動比之洪範五事動是貌字否如動容貌之謂

曰思也在此裏了動容貌是外面底心之動便是思又

問五行比五事曰曾見吳仁傑說得也順它云貌是水

言是火視是木聽是金思是土將庶徵來說便都順問

貌如何是水曰它云貌是濕潤底便是水故其徵便是

肅時雨若洪範乃是五行之書看得它都是以類配得

到五福六極也是配得但是畧有不齊問臯極五福即

是此五福否曰便只是這五福如欽時五福用數錫厥

庶民欽底即是盡得這五事以此錫庶民便是使民也

盡得此五事盡得五事便有五福孫

問五行所屬曰問錄云問形質屬舊本謂兩屬木陽屬金

及與五事相配皆錯亂了兵斗南說兩屬水陽屬火燠

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看來兩只得屬水自分曉如何屬

木問寒如何屬金曰他討得證據甚好左傳云金寒玦

離又貌言視聽思皆是以次相屬問貌如何屬水曰容

貌頹光澤故屬水言發於氣故屬火眼主肝故屬木金

聲清亮故聽屬金問九上四事皆原於思亦猶水火木

金皆出於土也曰然又問禮如何屬火曰以其光明問

義之屬金以其嚴否曰然胡視曰明是視而便見之謂明聽曰聰是聽而便聞之謂聰

思曰睿是思而便通之謂睿夫道

伯模云老蘇著洪範論不取五行傳而東坡以為漢儒五

行傳不可廢此亦自是既廢則後世有忽天之心先生

曰漢儒也穿鑿如五事一事錯則皆錯如何却云聽之

不聽則其事應貌之不恭則其事應夫道

五皇極只是說人君之身端本示儀於上使天下之人則

而效之聖人固不可及然約天下而使之歸于正者如

皇則受之則錫之福也所謂遵王之義遵王之道者天

下之所取法也人君端本豈有他哉修於已而已一五

行是發原處二五事是總持處八政則治民事事五紀則

協天運也六三德則施為之樽節處七稽疑則人事已

至而神明其德處庶徵則天時之徵驗也五福六極則

人事之徵驗也其本皆在人君之心其責亦甚重矣皇

極非說大中之道若說大中則皇極都了五行五事等皆無歸着處又云便是篤恭而天下平之道天下只是一理聖賢語言雖多皆是此理如尚書中召誥之類有不可曉處多然間有說道理分曉處不須訓釋自然分明如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不敢替厥義德等語是也人傑十九。當錄詳見下。

皇極二字皇是指人君極便是指其身為天下做箇樣子使天下視之以為標準無偏無黨以下數語皆是皇之所建皆無偏黨好惡之私天下之人亦當無作好作惡便是遵王之道遵王之跡皆會歸于其極皆是視人君以為歸下文是舜是訓于帝其訓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說得自分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則許多

道理盡在此矣但緣聖人做得樣子高大人所難及而不可以此盡律天下之人雖不愾于極但不罹于咎者皇亦受之至於而康而色自言好德者亦錫之福極不可以大中訓之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只却都載在人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視明聽聰便是建極如明如聰只是合德地三德亦只是就此道理上為之權衡或放高或捺低是人事盡了稽疑又以下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推之於人使天下皆享五福驗之於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

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哉如此則九疇方貫通為一若以大中言之則九疇散而無統大抵諸書初看其言若不勝其異無理會處究其指歸皆只是此理如召誥中其初說許多言語艱深難曉却緊要處只是惟王不可不敬德而已

問先生言皇極之極不訓中只是標準之義然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亦有中意曰只是箇無私意問標準之義如何曰此是聖人正身以作民之準則問何以能歛五福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思睿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庶徵則有休徵無咎徵和氣致祥有仁壽而無鄙夭便是五福反是則福

轉為極陸子靜荆門軍晚論乃是歛六極也

先生問曹尋常說皇極如何曹云只說作大中曰其謂不是大中皇者王也極如屋之極言王者之身可以為下民之標準也貌之恭言之從視明聽聰則民觀而化之故能使天下之民無有作奸而違王之道無有作惡而違王之路王者又從而歛五者之福而錫之於庶民歛者非取之於外亦自吾身先得其正然後可以率天下之民以歸于正此錫福之道也

中不可解做極極無中意只是在中乃至極之所為四向所標準故因以為中如屋極亦只是在中為四向所標準如建邦設都以為民極亦只是中天下而立為四方所標準如粒我蒸民莫匪爾極來牟豈有中意亦只是使

久皆以此為準如北極如宸極皆然若只說中則殊不
見極之義矣序

皇極君以為民極標準立於此四方皆面內而取法皇謂
中君也極如屋極陰陽造化之總會樞紐極之為義窮極
極至以上更無去處祖

極盡也先生指前面香卓四邊盡處是極所以為之四極
四邊視中央中央即是極也堯都平陽舜都蒲坂四邊
望之一齊看着平陽蒲坂如屋之極極高之處四邊到
此盡了去不得故謂之極宸極亦然至善亦如此應于
事到至善是極盡了更無去處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書之皇極亦是四方所瞻仰者皇有訓大處惟皇極之
皇不可訓大皇只當作君所以說遵王之義遵王之路

直說到後面以為天下王其意可見蓋皇字下從王亦
今人將皇極字作大中解了都不是皇建其有極不成是
大建其有中時人斯其惟皇之極不成是時人斯其惟
大之中皇須是君極須是人君建一箇表儀於上且如
北極是在天中喚作北中不可屋極是在屋中喚作屋
中不可人君建一箇表儀于上便有肅又哲謀聖之應
五福備具所以與民民皆從其表儀又相與保其表儀
下文九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
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處着始得於是有念之受
之錫之禍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
箇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嘗疑正人
正字只是中常之人此等人須是富方可與為善與無

常產有常心者有異有能有為是有才之人有猷有為
有守是有德之人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復歌詠若細
碎解都不成道理

東坡書傳中說得極字亦好

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謂好所當好惡所當惡不可作為耳

必大

問箕子陳洪範言彝倫攸叙見事事物物中得其倫理則
無非此道非道便無倫理曰固是曰王道蕩蕩又曰王
道平平曰無黨無偏又曰無偏無黨只是一箇道如何
如此反復說只是要得人反覆思量入心來則自有所
見矣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會歸字無異義只是重疊言之與

言無偏無黨又言無黨無偏無別說也

符叙舜功云象山在荆門上元源作醮象山罷之勸諭却
人以禍不在外但當求之內心於是且入道觀設講座
說皇極念邦人聚聽之次日又畫為一圖以示之先生
曰人君建極如箇標準如東方望也如此西方望也如
此南方望也如此北方望也如此莫不取則於此如周
禮以為民極詩維民之極四方之極都是此意中固在
其間而極不可以訓中漢儒注說中字只說五事之中
猶未為害最是後世說中字不是近日之說只要含糊
苟且不分是非不辨黑白遇當做底事只畧略做此不
要做盡此豈聖人之意又云洪範一篇首尾都是歸從
皇極上去蓋人君以一身為至極之標準豈是不易又

須斂是五福所以斂聚五福以為建極之本又須是敬
五事順五行厚八政協五紀以結累箇皇極又須又三
德使事物之接剛柔之辨須區處教令宜稽疑便是考
之於神庶徵是驗之于天五福是體之于人這下許多
是維持這皇極正人猶言中人是平平底人是有常產
方有常心底人又云今人讀書籠心大膽如何看得古
人意思如說个庶徵這若不細心體識如何會見得肅
時兩若肅是恭肅便自有滋潤底意思所以便說時兩
順應之又時暘若又是整治便自有開明底意思所以
便說時暘順應之哲時燠若哲是普照便自有和暖底
意思謀時寒若謀是藏密便自有寒結底意思聖時風
若聖則通明便自有爽快底意思符云謀自有顯然贊

見之謀聖是不可知之妙不知於寒於風果相關否曰
凡看文字且就地頭看不可將本底便來壓了箕子所
指謀字只是且說密謀意思聖只是說通明意思如何
將大底來壓了便休如說變通固是有大如瓜者且就
眼下說只是常常底束如前藥合用束字幾箇自家須
要說束如瓜大如何用得許多人若心下不細如何讀
古人書洪範庶徵固不是定如漢儒之說必以為有是
應必有是事多兩之徵必推說道是某時做某事不肅
所以致此為此必然之說所以教人難盡信但古人意
精密只於五事上體察是存此理如荆公又却要一齊
都不消說感應但把若字做如似字義說做譬喻說了
也不得荆公固是也說道此事不足驗然而人主自當

謹戒如漢儒必然之說固不可如荆公全不相關之說亦不可古人意思精密恐後世見未到耳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此多少精微有意味見得象極分明孫賀

三衢夏唐老作九疇圖因執以問讀未竟至所謂皆天也非入之所能為也遂指前圖字云此乃人為妄得而皆天也洪範文字最難作向來亦將天道人事分配為之後來覺未盡遂已之直是難以終意安排若只管外邊出意推將去何所不可只是理不如此蘇氏以皇極之建為兩陽寒燠風之時皇極不建則反此漢儒之說尤疎如以五般皇極配度徵却外邊添出一皇極或此邊

減却一箇度徵自增自損皆出已意然此一篇文字極是不齊整不可曉解如五福對六極一曰壽正對凶短折二曰富正對貧三曰康寧對疾與弱皆其類也攸好德却對惠參差不齊不容布置如曰欽時五福錫厥庶民不知如何欽又復如何錫此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自已立標準以示天下使天下之人得以觀感而復其善爾今人皆以皇極為大中無義理如漢儒說五事之中固未是猶似勝此蓋皇者君之稱也如皇則受之皇建其極之類皆不可以大字訓皇字中亦不可以訓極極雖有中底意思但不可便以為中只訓得至字如北極之極以為民極之極正是中天下而立之意謂四面湊合至此更無去處今即以皇極為大中者更不賞

善亦不罰惡好善惡惡之理都無分別豈理也哉謨
疆弗友以剛克之燮友柔克之此治人也資質沉潛以剛
克之資質高明以柔克之此治已也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治也言人資質沉潛者當以剛克
乏資質高明者當以柔治之此說為勝備

衍忒衍疑是過多剩底意思忒是差錯了備

洪範却可理會天人相感應徵可驗以類而應也秦時六
月皆凍死入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多此子不得無此子不得

王省惟歲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省者一月
之事以下皆然備

問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此但言職任之大小

如此又問庶民惟星一句解不通并下文星有好風星

有好雨意亦不貫曰家用不寧以上自結上文了下文
却又說起星文意似是兩段云又問箕星好風畢星

好雨曰箕只是簸箕以其簸揚而鼓風故月宿之則風
古語云月宿箕風揚沙畢是又網漉魚底又子又鼎中

漉肉又子亦謂之畢凡以畢漉魚肉其汁水淋漓而下
若雨然畢星名義蓋取此今畢星上有一柄下開兩叉

形狀亦類畢故月宿之則雨漢書謂月行東北入軫若
東南入箕則風所以風者蓋箕是南方屬巽巽為風所

以好風恐未必然備

庶民惟星庶民猶星也

問五福六極曰民之五福人君當觀之民之六極人君當

長之燾

五福六極曾子固說得極好洪範太緊曾子固說得勝如

諸人

凶短折兩惡弱是自卑是弱

旅葵

近諸孫將旅葵來讀是時武王已八十餘歲矣太保此書

誨誨如教小兒相似若自後世意之則為非所宜言不

尊若矣銖問人不易物之易金如字金作去聲曰看上

文意則當作如字讀但德盛不狎侮又難說又問志以

道寧言以道接字如何曰接者酬應之謂言當以道

酬應也志我之志言人之言銖

人不易物惟德其物易改易也言人不足以易物惟德足

以易物德重而人輕也人猶言位也謂居其位者如寶

玉雖貴若有人君之德則所賜賚之物斯足貴若無其

德則雖有至寶以錫諸侯亦不足貴也個

金滕

林間一問周公代武王之死不知亦有此理否曰聖人為

之亦須有此理木

是有不子之責于天責如責待子之責周公之意云設若

三王歆得其子服事于彼則我多才多藝可以備使令

且留武王以鎮天下也傑

成王方疑周公二年之間二公何不為周公辨明若天不

雷電以風二公終不進說矣當是時成王欲誅周公而

未敢蓋周公東征其勢亦難誅他此成王雖深疑之而

未敢諷之也若成王終不悟周公須有所處矣人
問周公作鷓鴣之詩以遺成王其辭艱苦深奧不知成王
當時如何理會得曰當時事變在眼前故讀其詩者便
知其用意所在自今讀之既不及見當時事所以謂其
詩難曉然成王雖得此詩亦只是未敢諷公其心未必
能遂無疑及至雷風之變啟金縢之後方始釋然開
悟先生却問必大曰成王因何知有金縢後去啓之必
大曰此二公贊之也又問二公何故許時不說若雷不
響風不起時又如何必大曰聞之呂大著云此見二公
功大處三公在裏面調護非一日矣但他人不得而知
耳曰伯恭愛說一般如此道理必大問其說畢竟如何
曰是時周公握了大權成王自是轉動周公未得便假

無風雷之變周公亦須別有道理李懷光及其子羅告
德宗曰臣父能危
下陛下不能制臣父借此可見當時事勢然在
周公之事則不過使成王終于省悟耳必大
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如金縢亦有非
人情者兩及風未盡起也是差異成王如何又恰限去
啟金縢之書然當周公納策於櫃中豈但三公知之盤
庚更按道理從古相傳來如經傳所引用皆此書之文
但不知是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告諭民間一二事
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只說道要遷更不說道
自家如何要遷如何不可以不遷萬民因甚不要遷要
得人遷也須說利害今更不說呂刑一篇如何穆王
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為始作亂說起若說道都是
古人元文如何出于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

都雅理會續

大誥

大誥一篇不可曉據周公在當時外則有武庚管蔡之叛
內則有成王之疑周室方且岌岌然他作此書決不是
備禮苟且為之必欲以此律動天下也而今大誥大意
不過說周家辛苦做得這基業在此我後人不可不有
以成就之而已其後又却專歸在上其意思緩而不
切殊不可曉廣

因言武王既克紂武庚三監及商民畔曰當初紂之暴虐
天下之人胥怨無不欲誅之及武王既順天下之心以
誅紂於是天下之怨皆解而歸周矣然商之遺民及與
紂同事之臣一旦見故主遭入殺戮宗社為墟寧不動

心茲固畔心之所由生也蓋始苦於紂之暴而欲其亡
固人之心及紂既死則怨已解而人心復有所不忍亦
事勢人情之必然者又况商之流風善政畢竟尚有在
人心者及其頑民感紂恩意之深此其所以畔也云云
後來樂毅伐齊亦是如此個

王若曰周公若曰若字只是一似如此說底意思如漢書
中帝意若曰之類蓋或宣道德意者敷演其語或紀錄
者失其語而追記其意如此也個

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解者歎訓為至故音的非也其義
正如詩中所謂不弔昊天耳言不見憫弔於上帝也個

恭字與匪字同據漢書敬德
忱謀字只訓信天恭忱如云天不可信個

總論康誥梓材

康誥梓材洛誥諸篇然有不可曉處今人都自強解說去伯恭亦自如此看伯恭說書自首至尾皆無一字理會不得且如書中注家所說錯處極多如棗字並作輔字訓更曉不得後讀漢書顏師古注云匪棗通用如書中有棗字止金作匪字義如率又于民棗彛乃是率治于民非常之事孫

康誥三篇此是武王書無疑其中分明說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豈有周公方以成王之命命康叔而遽述已意而告之乎決不解如此五峰吳才老皆說是武王書只緣誤以洛誥書首一段置在康誥之前故叙其書於大誥微子之命之後問如此則封康叔在武庚未叛

之前矣曰想是同時商畿千里紂之地亦甚大所封必不止三兩國周公使三叔監殷他却與武庚叛此是一件大踈脫事若當時不便平息模樣做出西晉初年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以為周公弟也却在周作宰相管叔兄也却出監商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廣

康誥酒誥是武王命康林之詞非成王也

如朕其弟小子封文曰乃寡兄

易猶今人言勞兄也故五峰編此書於皇王大紀不屬成王而載於武王紀也至若所謂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至乃洪大誥治自東坡看出以為非康誥之詞而梓材一篇則又有可疑者如藉田垣墉之喻却與無相成無胥宦之類不相似以至於款至于萬生

惟王子子孫孫來保民却又似洛誥之文乃臣戒君之詞非酒誥語也夫

康誥

惟三月於生魄一段自是脫落分曉且如朕弟寡克是武王自告康叔之辭無疑蓋武王周公康叔同叫作兄豈應周公對康叔一家入說話安得叫武王作寡克以告其弟乎蓋寡者是向人稱我家我國長上之辭也只被其中有作新太邑于周數句遂牽引得序來作成王時書不知此是脫簡且如梓材是君戒臣之辭而後截又皆是臣戒君之辭要之此三篇斷然是武王時書若是成王不應所引多文王而不及武王且如今人才說太祖便須及太宗也又曰其嘗疑書法非孔安國作蓋此

傳不應是東晉方出其文又皆不甚好不似西漢時文

義剛

問生明生魄如何曰日月為魄月為魄魄是暗處魄死則明生書所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車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魄加於魄魄載魄也明之生時太盡則初一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人在下望之却見側邊了故見其盈虧不同或云月形如餅非也筆談云月形如彈圓其受光如粉塗一半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則光漸大且如日在午月在酉則是近一遠三謂之弦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既謂之既望日在西而月在東人在下尚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有影者蓋天包地外地形小日在地下則月在天中日其

大從地四向光起池本作其影則地影也地礙日之光
 世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地之光
 皆月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遠近如前之弦
 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背月在日後光盡體伏矣
 魄加日之上則日食在日之後則無食謂之晦朔則日
 月相並又問安里客談所載如何曰非又問月蝕如何
 曰至明中會暗處池本作暗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之
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蝕雖是陽勝陰畢
竟不好若陰有退避之意則不至相敵而成蝕也剛
庸庸祇祇威威顯民此等語既不可曉只得且用古注古
注既是杜撰如今便別求說又杜撰不如他矣當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剽則人無

或剽則人康叔為周司寇故一篇多說用刑此但言非
 汝封刑人殺人之則無或敢刑人殺人者蓋言用刑之
 權止在康叔不可不謹之意耳廣

酒誥

徐孟實問揚子雲言酒誥之篇俄空焉曰孔書以平蠱事
 不曾傳漢儒不曾見者多如鄭康成晉杜預皆然想揚

子雲亦不曾見雅大

因論點書曰人說荆公穿鑿只是好處亦用還他且如矧
 惟若壽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家父定辭古注從父字絕
 句荆公則就違保辟絕句復出諸儒之表道夫曰更如
 先儒點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用寧主遺我大寶龜皆
 非注家所及曰然道夫

梓材

吳材老說梓材是洛誥中書甚好其他文字亦有錯亂而
 發易得出人意表者然無如才老此樣處恰恰好好
 尚書句讀奇長者如臯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是一句管

召誥洛誥

問周誥辭語艱澁如何看曰此等是不可曉林文說艾軒
 以為方言曰只是古語如此竊意當時風俗恁地說話
 人便都曉得如這物事喚做這物事今風俗不與做這
 物事便曉他不得如蔡仲之命君牙等篇乃當時與士
 大夫語似今翰林所作制誥之文故甚易曉如誥是與
 民語乃今官司行移曉諭文字有帶時語在其中今但

曉其可曉者不可曉處則闕之可也如詩景負維河上

下文皆易曉却此一句不可曉又如三壽作朋三壽是

何物歐陽公記古語亦有三壽之說想當時自有此般

說話人都曉得只是今不可曉問東萊書說如何曰說

得巧了向嘗問他有疑處否曰都解得通到兩三年後

再相見曰儘有可疑者淳○義剛錄云問五誥辭語恁
 地短促如何曰這般底不可曉
 林樾之云艾軒以為方言曰亦
 不是方言只是古語如此云云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道

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然多昔伯恭解書因問

之云尚書還齊解不通處否曰無齊因舉洛誥問之云

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伴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

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齊許多答對又云王在

新色此如何解伯恭遂無以答後得書云誠有解不得
 處雖問先生近定武成新本白前輩定本更差一節王
 若曰一段或接于征伐商之下以為誓師之辭或連受
 命于周之下以為命諸侯之辭以為誓師之辭若固是
 錯連下文說了以為命諸侯之辭者此去祭日只爭一
 兩且無緣有先詰命諸侯之理某骨却是諸侯來便教
 他助祭此是祭畢臨遣之辭當在大誥武成之下此前
 輩只差此一節雉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以後皆是論祭祀然其中又雜得別
 說在振

無逸

柳兄言東萊解無逸一篇極好曰伯恭如何解君子所其

無逸柳曰東萊解所字為居字曰若某則不敢如此說
 諸友問先生如何說曰恐各脫字則不可知若說不行
 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蓋

舜功問徹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上輕下重柔者
 須徹恭者須懿柔而不徹則姑息恭而不懿則非由中

出可孝發錄云柔易干暗弱徹有數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

君奭

頤道問召公不悅之意曰召公不悅只是小序恁地說裏
 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去後周公留他說道朝廷
 不可無老臣又問又曰等語不可曉曰這箇只是太綱
 綽得箇意味子便恁地說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
 這箇物事雖理會又曰弗吊只當作去聲讀義

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見成
王已曉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當得所以求
去

多方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下尚便不重曉只看這兩句前或錄云此兩句不與上下文相
似上下下文多不可曉

立政

文王惟克厥宅心入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則前尚所說
三有宅心爾若處心則當云克宅厥心子

周官

漢人亦不見今文尚書如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當時

只見牧誓齊所謂司馬司空司徒亞旅遂以為古之三
公不知此乃為諸侯時制古者諸侯只建三卿如周官
所謂三太三少六卿及周禮書乃天子之制漢皆不及
見又如中庸一戎衣解作澄戎殷亦是不見今武成一
戎衣之文剛

顧命康王之誥

康王之誥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
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着序文讀着則文勢自
相連接道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
罰不及罪故事事差錯若畢協賞罰至公至明何以及

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
張皇六師則是整頓民衆底意思

君牙

安卿問君牙同命等篇見得稷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
車轍馬跡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太史之屬
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
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箇格子首呼其
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
見如大誥梓材多方多士等篇乃當時編入君告其民
之辭多是方言如叩字即我字沈存中以為秦語平音
而謂之叩故諸誥等篇當時下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
得如尚書尚衣尚食尚乃主字之意而秦語作平音與

不得義剛

同命

常字同諸命等篇今士人以為易曉而當時下民却曉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是如格式之格以律入之不正者
否曰如今人言合格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人傑錄
格之聲謂使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格君心之非是
之歸于正也說得淺者子善因問温公以格物為格之格不知格
字各訓打義否曰亦有之如格鬪之格是也深淺之說

呂刑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
有理如洛誥等篇不可曉只合闕疑明
問贖刑所以寬鞭朴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

語類

卷二十九

十一

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
問鄭敷文所論甫刑之意，是否曰：便是他門都不去攷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笞鞭作官刑，朴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穆王胡做亂做，到晚年無錢使，撰出這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笞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又問本朝之刑與古雖相遠，然也較近，厚曰：何以見得義剛曰：如不甚輕殺人，之類曰：也是但律較輕，勅較重，律是古來底勅，是本朝底，而今用時勅之所無，方用律，本朝自徒以下罪輕，古時流罪不刺面，只如今白面編管樣，是唐五代方

是黥面決脊，如折杖，却是太祖方創起，這却較寬安。卿問律起於何時，曰：律是從古來底，逐代相承修過，今也無理會了，但是而今刑統便是古律下面，注底便是周世宗者，如宋宮公所謂律應從，而遠堪供，而闕此六經之亞文也。所謂律者，漢書所引律便是，但其辭古難曉，如當時數大獄引許多詞，便如而今款樣引某罪引某法為斷，本朝便多是用唐法。義剛曰：漢法較重于唐，當時多以語辭獲罪，曰：只是他用得如此，當時之法却不曾恁地，他只見前世輕殺人便恁地，且如楊惲一書看，得來各甚大段違法處，謂之不忍不可，但也無護朝政之辭，却便謂之腹誅而腰斬。義剛
仲默問：五刑不贖之意，曰：是穆王方有贖刑，嘗見蕭望之

言古不贖刑甚疑之後來方有得贖刑不是古因取
望之傳者畢曰說得也無引證因論望之云想見望之
也是物義剛問望之學術不知是如何又似好樣又却
也看那差異處先生徐應曰他說底也是正義剛曰如
殺韓延壽分明是他不是曰望之道理短義剛曰看來
他也是暗於事機被那兩箇小人恁地弄後都不知先
生但應之而已剛義

國秀問穆王去文武成康時未遠風俗人心何緣如此不
好曰天下自有一般不好底氣象聖人有那禮樂刑政
在此維持不好底也能革面至維持之具一齊廢弛處
那不好氣質便自各出來和那革面底都無了所以恁
地不好人之學問逐日恁地恐懼修省得恰好總一日

放倒便都壞了格

秦誓費誓

秦誓費誓亦皆看說不行不可曉處民說自若是多麼想
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廣

